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六年六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e 2026



無題 / 阿黛

- 非常詩專頁
- 肖恩·休伊特詩選
- 譯詩返趣

214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目錄

No.214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非常詩專頁

- 張 堃 海灘、音樂&蘭姆酒的緯度 3
 秋 子 刷朋友圈的三條大魚 3
 方壯霆 太平洋釣魚 3
 佐 夫 在火焰裡 3
 秋 原 亨廷頓圖書館 三首 4
 杜文輝 大螞蟻觀察小螞蟻 二首 4
 郭 輝 死亡之重 4
 徐金秋 一滴雨 5
 鄭 靖 水神戰記·蜜糖雨 5
 陳銘華 長生不老、邂逅、夢之外 6
 路志寬 螢火蟲、蟬 6
 張新平 雲夢澤廢墟、二里頭怪獸 6
- ## 詩創作
- 仲 秋 海的顏色、玫瑰花的肖像 7
 林 啟 初春清晨、放綻 7
 應風雁 五個願望、藏鏡人 7
 林煥彰 我在，我不存在 二首 8
 嚴 力 耕種 8
 欄 清 西安行二則 8
 李雲楓 四月、酒後 9
 冬 夢 咫尺之夢 六首 9
 魏鵬展 你嘗試尋覓讓自己舒適的位置 9
 楊河山 又一個雪夜、我這張臉是誰？ 10
 符錦輝 沙漠之舟 10
 黃 葉 街口 10
 桑 克 在公園裡 11
 文 竹 夢、電梯 11
 左 右 我的一生、質疑、枷鎖 11
 長 篙 清晨、路人甲、入世 12
 煙 村 通往外婆的路上、停電 12
 第一閒人 榕樹下、入夏 12
 古 松 友情在干戈中成長 13
 張 朴 密封 13
 索 付 如果光線消失、落雪 13
 北 塔 海劫、河劫、花劫 14
 程世農 發電的天空其活力指標 二首 14
 王性初 速食年華、叱吒火輪俠 15
 雪 蛟 乾淨、快樂、大霧瀟漫 15
 章治萍 不是所有的紙屑都能成為蝴蝶 15

- 輕 鳴 現在進行時、道 16
 流 波 黃昏 16
 殷 剛 春狩圖 二首 16
 李 斐 德黑蘭情侶、智能的迷惑 17
 衛 明 馬年 17
 阿 黛 呼吸 17
 達 文 舞、兩個情人節、問 18
 喬 成 理髮狂想曲 18
 于 中 兩個背影 18
 Angel.XJ 蘇州運河六段迷宮 19
 王妍丁 滿月、初春的冰凌花 19
 馮 晏 東北森林 20
 岩 子 低谷 20
 水 央 逐漸消失的方言 二首 20
 圖 雅 化、十個小時了、父親節 21
 玉 文 窗外 21
 洛 木 北海道印象 21
 項美靜 玫瑰物語、花季、色·空 22
 潘 莉 沙漠裡的石頭 22
 伊藤雪彥 意志、表決前 22
 逸 雲 車道事件 | 白晝 23
 游若昕 死亡，也是一種存在…… 24

翻譯·評介

- 一 刀 棲霞山之夏 / 蔡克霖 25
 非 馬 雙語詩：怪物 25
 馬永波 彼得·吉茲特詩選 26
 Angel.XJ 肖恩·休伊特詩選 27
 張彭飛 A. R 安蒙斯詩兩首 28
 王性初 譯詩逗趣 28
 黃復華 一首詩的讀後感 30
 段躍初 從匕首到裝飾畫 30

詩 訊

封底裡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葉維廉 (洛杉磯)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張 堃 (三藩市)
 秋 原 (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港)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王性初 (三藩市)
 陳聯松 (北 加)
 王 鍵 (北 京)
 水 央 (羅德島)
 阿 黛 (麻 州)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張莖

海灘、音樂 & 蘭姆
酒的緯度 ——給古巴

海在這裡反覆練習湛藍的深度，卻始終學不會遺忘

一座島嶼被風命名，被帝國的艦隊改寫，在蔗糖與廢鐵之間反覆咀嚼。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的陰影仍貼在教堂牆面，聖像剝落，以另一種語言低聲祈禱

午後甘蔗在光裡發熱，甜味處埋著灰燼。歷史不在書頁，而在滲血的氣候中循環

哈瓦那的海濱大道斜斜傾向海灣，老車拖著未竟的歷史，在時間裡顛簸。有人舉杯，薄荷與檸檬浮起微光。冰塊相撞，恰似一次微醺的震動

蘭姆酒沿喉嚨直下，點燃沉默的港口。夜晚張口，以音樂伴唱，鼓聲不是節奏，而是心臟的反抗；小號吹出鹽與傷口，舞步劃開逃亡的方向。身體旋轉，受一段歷史牽引——每一次靠近，都是短暫的自由書頁在潮濕中發霉，字句卻持續燃燒。那些被寫下的名字，沒有一個真正離開

海風翻動報紙，遠方世界喧嘩不止；而此地，仍與昨日對峙。一座島嶼把苦難釀成歌，再將歌注入每一條血管。清晨抵達，陽光落在破舊陽台，像一種來遲的寬恕

然而，無人遺忘——那段被海鹽與蔗糖長久浸泡的年代，仍在體內緩慢結晶

■秋子

刷朋友圈的
三條大魚

詩人 ff 說：中美俄三國，俄羅斯揍了烏克蘭四年沒贏，美國揍伊朗沒有速戰速決，接下來登台的應該是中國，中國不搞侵略，但揍離家的孩子得多久？

ff 用“揍”字，從看客進入語言世界。開戰後傷亡的人員頂在傷亡的詞語上上班，把我甩在屏幕上寫詩，語義會不會衰減，還關於窄門。反過來又出現一個宣傳，該不該讓支離破碎斷斷續續變大的問題

下一條是詩人 xx 發的視頻，魚缸裡三條錦鯉，一條呈金白色，從西向東；一條全黑，從東向西迎來，它的後面還有一條紅白相間的，開始奮力擺尾巴

xx 用“擺”字、收束語言世界，前面游過的三條魚只存於水缸內部，現在看不見了。後來它又會以另一種方式被看見，不但關於魚。關於魚你知道，中國人多，消費者多，在魚缸外會忘了傾盡所有德行

26.3.8 天水

■方壯霆

太平洋釣魚

一、
春末的初夜，寒意脈脈；尤其在太平洋岸邊，釣魚揮桿出海，然後靜靜地耐心地等候魚兒：願者上鉤

二、
魚兒上鉤是成功的指望，但將沈沉彎曲的魚桿收起時，未必次次都如願所償

聰明狡猾的魚精，會在飽嘗魚餌大明蝦的同時，避鉤不上，且氣死漁翁

三、
願者上鉤，是雙向的概念

因嘴饞而成為犧牲品，是魚兒最心不甘情不願的終生遺憾

而洋洋得意的釣魚人，不經不覺地將大好時光，心甘情願地消磨殆盡在有望無望的等待中

2026年3月29日加州 Pismo Beach 學釣魚

■佐夫

在火焰裡

火焰的舌尖舔舐夜空，星星成了它向著遠天飛散的種子；大風一遍遍吹洗著曠野，在火焰彎腰的幅度裡，我彷彿看到一個焚燒的宇宙在疊印的夢幻中擰乾思想的水分。

那些激情與冷靜在火焰的起伏裡舞蹈，閃電與蓮花的光芒在多棱鑽石的旋轉中讚嘆規整的分子結構。青春萌動的那一刻，樂手的喉管噴發出血色的光焰，聲音穿過冬日的白樺林，也穿過冰層封凍下閃爍的綠意。

恍惚間見到一簇火焰在對著你微笑，親愛的，別緊張，那一定是一頭紅豹用它狂奔流沙的祥足在撞翻天邊禁錮的柵欄。

音樂悠悠響起，絲弦顫慄著一束恆定的光。我想，作為一個闖入者或思想者，你的明天一定是幸運而光亮的。

2026年寄自北京

■秋原

亨廷頓圖書館

幾年前父母離婚後的孫兒、孫女兩人從東部來度假，我帶他們遊亨廷頓圖書館。雖說是圖書館，其實是一個大的花園，除了藝術品還有奇花異草，更包括有中國和日本的庭院。

兩個少年到了這裡像到了國外，好奇地東張西望。

在柳蔭底下，魚在池塘裡游來游去。遊人在橋上走過。雲在天上飄過。我忽然想起卅多年前一起來這裡同遊的朋友已經走了二十多年。四年前同遊的和尚朋友去年也駕鶴西去。

人生如夢，我們什麼時候夢醒呢？

又要登月了！

時隔半個多世紀，人類再次準備登月了！這次是繞到月球永遠黑暗的一面。

這次的繞月，人類又一次看到在了無生氣的宇宙中，載有生命美麗的地球簡直就是一個奇蹟！

這次人類也看到要計劃移民的遙遠荒蕪的火星。為什麼要移民火星？因為地球的奇蹟可能會毀滅！

寧靜的太陽系是神從 N 光年以來一直玩的輪盤，貪嗔痴的人類要押注到哪裡才不致於完蛋？

瞬間的永恆

奇諾岡的英泉公園後面是一片山丘，有一條樹蔭通道的農莊。

我和她走在春日的和風中，經過一叢又一叢輕輕搖動金黃的油菜花。在小丘上，莊園前的一面國旗在風中飄動。

我們沿著樹蔭走，隔著籬芭看到馬在馬棚裡吃著飼料，聽到馬吐氣的聲音。

我們忽然看見腳底下在大約兩三步距離的地方，一隻約三英寸左右灰色的蜥蜴不知道從哪裡爬在一塊小石頭上面。它一動也不動地抬著頭，似乎在看著我們，也似乎在想著什麼。我們也停下來靜靜地看著它。大概不到一分鐘，它蛇一般地爬到草叢裡，不知所蹤。

一隻從中侏羅紀演化的七千多種之一的小蜥蜴在 2026 年一個春天的上午在西半球遇到從大約 250 萬年前演化的兩個

“Homo sapiens”。這是一種多麼奧妙的相遇——就像我和她，從多少代不同地方的祖先一直來到此刻一起走在奇諾岡一個農莊的樹蔭下。就這樣永恆了！

加尼福利亞·2026·春

■杜文輝

大螞蟻觀察小螞蟻

螞蟻不知道它在飛，不知道它在無邊的黑暗裡旋轉，不知道大地有多廣闊、陡峭。它不知道無常和大限，不知道生命有多短，甚至感到生命有些長。

它在花心裡，不知道身在何處。它在草葉上走，感覺不到鋒刃。

它會咬住比它大好幾倍的東西不放，咬住比它大好幾倍的屍體不放，咬住一口唾沫不放。

螞蟻的一生在焦慮，多少螞蟻不知歸途。

隱者

我們乾了一杯復一杯，他乾了多餘的一杯。我們不知道他何時加入。對於我們，他沒有表態。他戴著很低的鴨舌帽。

我們掏心掏肺、發誓、詛咒、求饒、告白。他退了退。

他戴著白口罩、白手套，穿著白褂子，像個病人，又像個醫生。他乾了滿溢的一杯，不露聲色。

我們離開，擁著含混的夜好像最後一次，糾纏、歌、笑，或者哭。他在不遠處泛著光。

■郭輝

死亡之重

冷嗖嗖的汽槍子彈，如同一顆獠牙，一下就洞穿了野鴿子——

貯滿了愛情的胸脯。

潔白的雙翅，潔白的抽搐，潔白的痛，滴答著一絲一絲鮮紅的血，從綠樹枝頭，落葉一般飄了下來。

徑直穿過了生與死的界限。

還穿透了，黑洞洞的槍口裡，竄出來的幾聲竊笑。

這輕飄飄的死亡呵，竟然是那麼重——砸在人心！砸在人寰！

■徐金秋

一滴雨

一場瓢潑大雨從廣闊而又高遠的天空落下來，偏停留這一小滴，圓溜溜的，為什麼不破碎？為什麼要獨自站立起？

一滴雨，站在一片草葉，電線，乾枯的枝丫，和你不經意間。

那麼大，那麼多的雨，要麼一頭扎進泥土，要麼跳進深淵，很快就見了。唯這一滴，從千千萬萬中分別出來，不得不使人注目。

無手臂，卻垂掛於枝丫或草尖，遲遲不肯鬆手。無腿腳，卻立於葉片上，圓滾滾的，風一吹，來回滾動，就是滾不下去。

不管以什麼方式，依然保持它的圓。

最後，可能一部分追趕陽光飛升了，一部分不知蹦跳到哪裡，是跳下去，還是被某隻蟲鳥給喝掉，誰也不知這一滴雨的秘密。或許它們哪也沒去，只是很享受獨處的一小片時光，足矣。或許是戀上某片葉子，就站在那裡，陪同其加深，變老。

一場大雨後，不管是歷經長夜思索，還是旋即有艷陽高

照，總要留下幾滴。

一滴雨站立起，發出它小小一滴的光，就證明自己的存在了。我們也是宇宙萬物中小小的一滴，只是很多時候，把自己加倍放大了。

一滴雨站立出來，自有第二滴，第三滴……站立的多了，便站成窪，河和湖海。站成戰士，站成銅牆鐵壁，站成風景。

比如護城河，比如黃海、東海……大刀砍它，成兩半濺飛出去，很快又收回，癒合，不留丁點傷痕。子彈射擊過去，墜落沉底，而它立於上面，依然平靜如初。一旦憤怒，一頭撞向礁石，又完整無缺的回到原點。

比如水漲船高，比如必須讓事物在它之上，比如滄海桑田後銜接天邊的山巒……站立起，是為了托舉，決不是淪陷。

誰也沒想到一滴雨的力量，因為當它融入一群分不開的好兄弟中，親如一家，親如一個民族，這一滴就看不見了，也不叫雨了。

2026年寄自湖北

■鄭靖

水神戰記·蜜糖雨

暗河的水流，慢了下來。先亂的是水裔。年輕的散坐在地上，攤開腳，活計堆在老實人案頭，搖搖欲墜。秩序像浸了水的紙，邊緣軟塌塌地卷起來。

溪邊姑娘抱來空神龕，一個一個擺在洞口。神龕雕著纏枝蓮，四散著甜過頭的香。空氣忽然就稠了。

她的母親從後頭轉出來，美麗的臉像蒙了磨皮的薄紗。“給您供上。”聲音滑膩膩的。洞裡起了細碎的騷動。

“回去做事！”目光掃過去，那些渙散的眼珠轉了轉，偷懶的慢吞吞挪回位置上。我拎起木龕，走到暗河一處急流邊，鬆手。它打了個轉，被急流拽進胸腔，連水花都沒濺起幾朵。

帶上那位母親離開。

我的住處是藏在岩層深處的回音屋。屋裡，是我的母親。婦人順從地跟著，皮膚下隱隱透出淡紫色的光暈，像夜光草。呼出的氣帶著熟透果子的微醺。空氣中的網，收緊了。

用傳音螺告知母親：“有客。改符碼，換聲紋。”

單音傳來，螺內光影流動。

剛把婦人安頓進淨室，便

覺室外有異。

推門仰頭，天下起雨來。清透的水滴很快轉濁，忽而裹成金黃的蜜漿，甜腥地砸了我滿臉滿身。怪的是，蜜漿沒有黏著，我也沒被燒穿。

取只玻璃皿接雨，轉身即見那美麗的臉撲來，饑渴地張著嘴，盯著我手中晃蕩的琥珀，嘴角流下淡紫色的涎。

我一把攥住她的胳膊，“不能喝。”

她撞在我的臂彎裡，寒蟬似得抖落著鐵鏽味的火星。

“想想你女兒，”我拉她起來，“忍住，走！”

母親的目光隔著岩壁送我們離開，無聲地籠著一角安寧。

門縫裡傳來窸窣窸窣的碎響，像有許多細足在爬。地底深處，那股烘了大半年的熱氣正透過重重岩層，隱隱約約燙著我的腳心。

貪玩的暗河險些被抱回異人的玻璃缸囚禁。河的源頭，是否也映入了陌生的燐光？

窗外晨風，正一絲絲，推開沉滯的夜氣。

2026.1.3 記夢，澳門

■陳銘華

長生不老

掌中猶存的幾點水漬莫非就是時間

地球不宜居，如今月球也漸趨艱難，我們只好進駐火星，繼續航向宇宙！追逐無水之地，希望或許會在銀河之外

2024年7月7日

邂逅

第一次離開，她忘記了眼鏡；第二次離開，她又忘記了另一副眼鏡；第三次以後她還能留下什麼？在夢中，眾生無情，她的名字卻滲出陣陣酒香

提款機和取款卡，插入與點擊皆相忘於某一平行時空裡

2024年12月21日

夢之外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沉浮之際，遇一女子，體輕未盈二百毫克，長卻逾一英吋，藏七尺之我於冬衣內，取暖。曰：“下凡已三千年矣”

從雜亂的度量單位中逃出聊齋無數次了，這一次還能飛起來麼

2025年1月16日

■路志寬

螢火蟲

是夜色的黑幕，讓你點亮星星點點的亮光！

螢火蟲，一直飛舞在童年的記憶裡，閃閃爍爍，明明滅滅……

即使只發出微弱的光，也要竭盡所能，那星星點點的螢光裡，熊熊燃燒著的，還有一團意念的烈火……

蟄伏水邊的等待，只為我們的一次邂逅。

螢火蟲，是我一生中那永不熄滅的燈盞……

蟬

彷彿，每一年真正意義上的夏天，就是被它們集體聲嘶力竭地給喊出來的……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不絕於耳，不厭其煩，無休無止

佔據人間，用一副王者的霸氣，唱響整個夏日裡，那最最動聽的旋律，蟬鳴之中，帶著千萬縷的燦爛陽光！

幼蟲或成蟲，都是我們的醉愛，和最好的玩伴兒，蟬鳴聲聲，那是一個季節的音符，在我們心湖之上，最沉甸而刻骨的飛升與滴落……

2026年寄自邯鄲

■張新平

雲夢澤廢墟

一粒米的日子，一年又一年。擋不住，大澤的破碎聲。零星的城垣、灰坑、灶，還有土陶、骸骨的訴說，淤積在炭化的田疇裡。從此，這裡的岸、泥沼和淺水，還有鼎、尊盤，遺業與敗筆……與重疊的腳印，都在負重前行。穿過五千年喘息，那麼多大象、螞蟻，從容爬出灰燼。

隔世的風以及磚頭瓦塊，就印在封底。聽檐雨叮咚，聽屋檐滑落，聽脊樑被掏空的呻吟。那一枚石斧、鐵斧甚至原子斧，鑿刻著先祖基因的褶皺。鑿成一個空洞洞的偈語與傳說，栩栩如生。鑿空了天荒地老的形狀，虛構多少虔誠？

二里頭怪獸

3000年前的黃河南岸，立著一座都邑，月明星稀。一個心思慎獨的工匠，頂著古老晨曦，開拓了青銅時代。某天，有人來作坊罵罵咧咧：什麼黃銅農具？使用不到一天就變形了。心血遭遇冷落，工匠生氣了……爐火正旺：他將變形的銅投進去，順手把零碎的錫、鉛投進去，還有月光、噪聲、怪誕的影子，彙為一爐銅水，沸沸揚揚。不經意間的剛柔相濟，怪獸——青銅問世了。

從此，鑄造出異類的鼎、簋、簠、敦、甬、觚、尊，定格在禮儀上、餐桌間、陵墓裡……青銅製作的錘、鎚、斧、鏃，馴服了荒僻，還有纏述的飢餓感。先人紛紛走出迷茫的山洞、叢林，去築房子、建糧倉、修理山河。河谷有了迂回煙火，流行家園的影子……撲面而來的有壘牆、城垣，還有青銅鑄就的刀、劍、箭鏃和矛頭。人們的心隨之沉靜，不再刻意四處遷徙，在跳躍的土地上扎下根來。序列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綠的盎然，有酒的浮生，也有枯的氣味。無論是生或死，總有一頂巫婆帽在舞動……

■仲秋

海的顏色

海有不同顏色
譬如說
像青花瓷飾紋那種藍
上釉後
海凝固在瓷具上
擺在櫥窗裏
風平浪靜

又譬如說碧玉色
在夕陽照射下
可以清楚看到
海向天空揮手時
手腕還戴著的
祖母綠

海更像鹽的顏色
結晶後鹹而帶苦
不信的話
請看浪花拍岸後
沙灘留下的眼淚

有人說
海還有黑色、紅色、黃色等等
這是因為
風暴、古維京人
美麗的珊瑚礁
沉沒的遠古遺憾
所留下來的海洋記憶

其實
海最令人害怕的
是死亡的顏色
因為有一個水域
叫做“死海”
被釘在 google map 上
在乾燥的中東

2026年3月於台北

■應風雁

五個願望

如是一支蠟燭
青煙提著靈魂漸去

願——

鴻雁之向
不問誰的風
櫻之凋零
不必留住一片殘冬
池心雲朵
從不渴望倒映的天空
小草挺立
一露雨露輕輕彎下

再願——

暗中有光
留下 給你

如是所聞

註：讀美國“Five Wishes”預立醫囑精神有感。

藏鏡人

鳴叫此起彼落
群鳥
不知究竟藏身何處

天色 暗了
吞噬一條條
疲憊的身影

燈火多了
星星 少了

夜
竟是如此
昂貴

2026年寄自竹北市

■林啟

初春清晨

地面雪鋪平沉寂
林間樹佇立幽靜
屋頂煙飄散無聲

放 綻

翠綠葉間
密集紫花苞
漸次放綻
層疊叢聚
成高挺花柱

2026年寄自多倫多

玫瑰花的肖像

玫瑰花被框在牆上
從薔薇科變成靜物
她靠著燈光美學
改變畫布上的花語

不同花語有不同轉念
到底哪句才是真情
她不是許願池
不會應您祈求

她不勞您費心修剪
您也不必擔心被她刺到心
如果您刻意澆水
畫被淋濕愛反而失色

如果您靜靜觀賞
她也不急著再盛開
色彩在你們視線流動
誰說花無百日香？

2026年4月於台北

■林煥彰

我在，我不存在

我在，我不存在
我在，我不只存在
我在移動
我在旅遊
我在流浪
我不只在流浪
不再流浪……

我在移動，我不只在移動
我不說，我在流浪
我在旅遊
我在移動，我不只在移動；
我在移動，我也在流浪
我不說我在流浪
我說我在移動，我也在旅遊
我不說我在旅遊，
我也不說我在
我在哪裏，什麼是我在

宇宙之大
我在宇宙裡，不如一粒塵沙
更不如一粒灰塵；
都是存在，存在於不存在
人是多麼渺小；
存在與不存在，都說是存在
我早已不存在，
我不再存在……

春天，在風中轉身

春天，在風中
一轉身，就不見了！
還有誰
在風中？

站在橫山埤塘邊，
發呆，埤塘的水面
有藍天
是喜歡微笑的；
不知道，她看到了什麼？

■嚴力

耕種

此物講究享受
一生都在吃穿住行上
崇尚器官的四季

此物自戀
把異族視為天敵
在愛恨情仇裡翻雲覆雨
甚至在互相翻譯的語言裡
也沒有良知與善良的
行為跟進

此物正從“我”
沖向百億個體形成的
各種集體
並繼續以弱肉強食的原始方式
積極參與此起彼伏的武裝攀比

此物熱衷於用黑暗的背景來襯托
虛榮的輝煌
此物沒有來自宇宙的朋友
更沒有不是宇宙的

自私的此物很想離開同類
但放眼望去
適合耕種出人禍之豐收的
唯有此地

最多的，應該是
天上的雲
她們也是，微笑的
路過的風，應該說
她們是春天的風……

她和她們，大家
一轉身，
都不見了；我也是，
都不見了……

2026年寄自九份

■欄清

西安行二則

鐘樓

停止的狼煙
回瞰前世與今生
喚醒誰
一襲漢唐霓裳
把世界的目光聚焦
城牆
翩然笑靨的擦身
妳走出歷史
也走進了文明殿堂
我獨自欣賞
桃花下的影子
他有無窮魅力延續
如同我的目光也走入它的巍峨

大雁塔

舍利子
千年後的卷軸
被簇擁足印掃描
七級浮屠
凝眺
未央過往
我順著厚重史跡
攀登
緘默歷史
我嗅出了一道陽光
它穿透塔身
問
人生何須自我束縛

2026年寄自桃園

■李雲楓

四月

在四月，我們要說一下離別的方式
班機在第三個星期天停止空中
雨雲將它層層包裹，薄冰
覆蓋住所有舷窗
有人在機翼點起篝火
濃煙緩慢地沿著機身遊走

在四月，戰爭是最惡毒的一種誓言
關於毒氣，炮彈，與殺戮
我們在不同的車站，將手機放入行李箱內
一把生鏽的鐵鎖，將新聞，封存在衣物
之下

太陽升起之前，你錯過了最後一趟列車
我看著車窗外的柳絮，想起了最寒冷
的那個冬天

在四月，我們會選擇彼此遺忘
你把鋒利的餐刀放在桌邊，凶惡的盜匪
打開第三瓶烈酒
而我在一顆巨大的隕石降落前
看到了滿天飛舞的蚱蜢
這時，我們需要說一下離別的方式
說一下陌生人，以及，一場被消音的戰爭

酒後

酒後的出行變得漫無目的
你被司機帶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他離開時聳聳肩，說，距離只是一串
隨機數字
每個人都可以修改
我喜歡七，你坐在路邊開心的想

2026年寄自北京

■冬夢

咫尺之夢

一隻迷途的蝴蝶
是花香吸引牠回來
尋找夢裡的故鄉

如我當年失落的一首詩
忍得住歲月離去
忍不住淚

季節的風依然繼續微吹
跟夏天，依然
只是咫尺的距離麼？

荷花哭了

蜻蜓飛走
池中最後的一朵終歸凋殘
荷花哭了

匆匆點水之後
蜻蜓如果忘記跟春天告別
讓我的詩跟風去說

雲只說給雲聽

原來拒絕了煙
初夏的清晨的確澄碧如洗

湛藍的天
雲是沒有國界的

請問是否仍有一些心底話
雲只說給雲聽

溫暖的煙火

如果世界蒙了塵
我寧願
去愛一座整潔的城市

■魏鵬展 你嘗試尋覓讓自己舒適的位置

今天放假
你不打算約人
走到球場
你在曬乾癯蒼白的臉
球場上，你不打算跑
你嘗試尋覓讓自己
舒適的位置
躺在草坪上
你沒有迴避蚊蟲
穿過樹叢，蹣過溪流
你放慢了腳步
你想靜聽流水聲
一道耀眼的陽光戳進瞳孔
你直覺前面有路
你沿著自己舒適的路線
一路走，一路走

2026年4月30夜香港

萬戶千家
至少會有一盞為我點起
人間溫暖的煙火

初夏的風有些微涼

夏色代你惜妝畫眉
羞赧如胭脂
喜看你這身紅衣裳

不點水是否憐香
初夏的風有些微涼
你，會愛上荷嗎？

提燈觀瀑

飛瀑流泉
溫柔以待的
一盞燈

靜了百載
動了千年
混沌天地中你可曾悟出一點點禪？

2026年寄自香港

■楊河山

又一個雪夜

比從前的亮，比歷史上最亮的那個雪夜
還亮，比我遇到過的，
或者傳說中的，亮的讓人感覺不安。

有點像 X 光影像透視，沒有秘密，
你的肋骨，腿骨，頸骨，
頭骨，你的靈魂，那些無法解釋的部分。

那種淡淡的藍霧，陰影中明亮的區域，
根本無法觸及的事物，
比如一列火車的汽笛聲與一隻貓頭鷹
的叫聲。

你站在因為雪而受困的旅店的
院子裡，望著月亮，
那面明鏡，想像著博爾赫斯漆黑的眼眶。

我這張臉是誰？

不可能是任何人
永遠是我，無論如何變化它仍然是我
我的自我徽章和圖騰
我曾經珍惜它，一遍遍擦洗它清潔它
但此刻卻有些厭倦
我珍惜因為它曾如此年輕美好
我厭倦它正逐漸變老
每一條皺紋，如此真實，一切寫在臉上
後面便是我的內心與靈魂
呈現在其中的每一種情感都屬於我
看見它就能找到真正的我

2025.1 寄自哈爾濱

■符錦輝

沙漠之舟

把路當舟行
但沙漠中沒有水源 我該如何而過
它停止在原地
它沉入荒蠻沙漠之間
而我在荒蕪季裡用全身之力爬了上來
沙漠中有很長一段路途 我們也計算
不下來
我用體力爬行
我叫了一聲 沒有人回應
我身上淌出血淚也無人知曉
就這樣靠著吃沙過了數百天
沙的口感很乾
沒有水遲早會脫水斃在此地
很快一群農夫找到此荒
他將我救下
讓我跟他們學習耕田
他們想在這種田
即使虛想極妙 但在沙漠陽火下
也沒了希望
他們說要找到水源就有希望
但在我看來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巧合的是上帝在新約經書中出現
曾經上帝用自身能力救過枯乾之人的手
今刻祂傳授知識給今世的人說道
“你要挖掘其路，就要習過無數生命
的弱點”
是啊
有什麼事物沒有弱項
只是時間問題
他們把教下
神教授我們生命的奧妙
我們傳承神的話語照做之下
等十年 二十年也不淒惶
因為祂有大能
時間在祂腳下也可作子民
儘管舊約中外邦人還未拜入祂的門下
至今在二十年之後 新約經書成立之後

■黃葉

街 □

風吹過一地落葉
被翻起的婆婆拉往街尾，再見
是漸遠的揮手
那些還在地的，符應
記憶裡的輪廓，撐住
漸漸崩塌的泛黃

夢境裡已逝去的面貌
長成人行道上的緋紅櫻花
吹奏微冷的夜

你走不進那裡
像一面又一面的壁紙貼著
你想再訪
未來卻不受控制的遊走

紅綠燈數著秒
小綠人走著走著就消失了
小紅人在那等著，等著
綠燈亮起
幾片葉子從天空剝落
越過枕木紋，一個兩個三個
像個孩子般跑跳

那是我現在過不去的街口

2026 年寄自新北市

我們亦可成為祂喜愛的兒女
水源只是短缺
花草樹木只是沒開頭緒
但只要神與人在的一天
終日可以令原本的莽荒
化為另一個應許之地——
迦南地

2026 年寄自香港

■桑克

在公園裡

在公園裡走圈兒，
為了一個健康的身體。
這是表面原因。深層原因和演出有關，
所以不能深說。

第一圈兒。小火車頭處。
一個男孩兒在沒玻璃的窗口不停地搖擺身體。
他媽媽給他遞飲料。他媽媽高個子，
戴著厚瓶底兒眼鏡。

第二圈兒。小火車頭處。
還是這個男孩兒，扶著窗口下沿不停地搖擺身體。
他媽媽來回踱步，不時地抬頭
看看自己的兒子。

第三圈兒。小火車頭處。
又一個男孩兒加入搖擺身體的陣營。
新來的矮個子媽媽穿著紅色羽絨服，
也戴著厚瓶底兒眼鏡。

矮個子媽媽說，孩子學拉琴
能達到在學校班級表演的程度就行了。
高個子媽媽點頭。從對話來看，
她們並不認識。

第四圈兒。小火車頭處。
不見之前的兩個男孩兒。新男孩兒與他們
長得差不多，搖擺也差不多。他媽媽也是矮個子，
原地跳躍，直到看到我才停止。

第五圈兒。小火車頭處。
沒有男孩兒，沒有媽媽。只有火車頭金屬模型。
車皮油漆剝落，殘缺的字母是俄文的，
即使完整，我也不認識。

第六圈兒。小火車頭處。
小男孩兒從車窗底下的窟窿鑽進去。

■文竹

夢

一夜奔波輾轉
天明時
還沒到家門口。
密密麻麻的窗
每一盞昏黃的燈
都是我圓滿的祝福。

電梯

電梯門開了
電梯門關了。
門只是開了
門只是關了。
什麼事也沒發生
沒有人
被背出電梯
再也沒有回來。

2025年寄自西安

大男孩兒喊著爺爺爺爺。爺爺坐在
榆樹底下的
長椅上扒拉手機。

起風了，太陽變了臉色。
我改變線路，從中間的海盜船
插向荒疏的樹林。
一對戀人用各自的手機互相拍照。
但願他們一直保存。

2025年寄自哈爾濱

■左右

我的一生

常人一出生
兩年學說話
一生學閉嘴

我一出生
六歲終閉嘴
一生學說話

質 疑

花了五年時間
好不容易學會了說話

最近
面對媒體採訪
我從容應對
雖然說得不夠好

網上
有一些熟悉我的同學
看了報道
質疑我
聲音太假了
像用了AI

枷 鎖

我極力想卸掉的身份
比如
一張殘疾人證
旁人卻
費盡腦汁
想辦下來

2026/4/15 西安

■長篙

清 晨

是誰，推開了窗戶
收了昨夜的雨
窗外，零星的人……

鳥鳴，從每一個角落延伸
時光的觸鬚輕輕敲打

又是一個
勤勞的春天

路人甲——寫給母親

用一些碎片蓋一所房子
纏繞時光的臍帶與大海的羊水
讓卑微的生命 來居住

天上的雲 越來越稠密
伴隨春雨與雷聲
分不清 誰更痛苦 誰更饑渴

行色匆匆
漂亮與醜陋擦肩而過
誰又是誰的母親

入 世

熟悉的山
熟悉的水
熟悉的人……

花開花落
花落花還在

我留念這個世界
才知道
這滿世界有我

2026年寄自湖南

■煙村

通往外婆的路上

起風了。風吹在通往外婆的路上
蟲鳴鳥啼受風聲差遣
規劃梳理我沿途的意緒
這條路走了多少次
外婆的影子就被叫亮多少次

小時候外婆常接我去她家
有一次，大雨沒商量當頭潑下
沒雨具把自己當雨具的外婆
彎著腰抱緊我，深一脚淺一脚朝前走
讓豫西南盆地西緣的崗丘
跟在後面泥濘著腳印
一任急雨拍打在她身上
如同拍打一張老邁的弓

現在，外婆的骸骨蟄伏沿陵東畔
她靈魂輕盈，飄蕩在今生的天空
一個人走在通往外婆的路上
不管風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如果頭頂有一片雲
那一定是外婆想為外孫遮擋什麼

停 電

無法阻止多年前你撒手離去
我同樣無法阻止今夜的停電
好在光明的陳規陋習一經打破
夜色無邊無際無遮無攔
一個人獨處的屋子已不是屋子
一個人的黑暗有太多空隙可鑽
這時候，久違的童年會回來
煤油燈飄忽的泥牆土院會回來
回來的還有，在你懷裡數星星
聽天河水聲叮叮咚咚的夜晚

即使現在，桌對面擺放的香煙明知

■第一間人

榕樹下

下午
魚塘邊
大榕樹下
一陣涼風吹來
伴著細碎的鳥鳴
頓覺時光真好
不像早晨
各種鳥兒一齊高歌
熱鬧卻也壓迫
更不像夜裡
只一種鳥
拉著悠長的調子
蒼涼悲傷

今日立夏

天亮時分
獨自走在院子裡
或許春天的雨
集中到春末這幾天
每一株草
每一片葉
每一朵花
每走一步路
都厚實了許多

2026年寄自惠州

無人抽取
久違的紅光猶明猶滅
那把椅子的咳嗽時斷時續
響在耳畔。父親，你慈祥音容
裹著新棉花的溫暖，給一個人的寒夜
加了件襖子

2026年寄自河南南陽

■古松

友情在干戈中成長

——贈老柏陳東

過去的歲月總是有點模糊
什麼時候認識你無從稽考
40多年前風風雨雨
吹不掉庭上干戈的糾纏
每一單案子都是一個累贅
我在喘不過氣來中掙扎
台上台下只有你孤獨的
為肩上的責任伸張正義
你的出現帶來一線曙光
公正並不是口上的謊言

每一次庭上的相遇
不管是我還是你的輸贏
高檯上青天的嘆息中道出
一次公正完美的審訊
你和我見證了劃時代的
不為輸贏只為正義的
聆訊的佳模
都在南九觀塘東區新界
開滿了相互信任的
庭裏庭外正義友誼的花

40多年來你我雙鬢成霜
生活的折磨令我屈膝
每次病榻中都有你的關懷
你不忍看到我滿臉滄桑
拿起鬚刨在我臉上畫圓
強忍著的眼角依然潤濕
說不出的感覺
從醫護人員瞪大的眼中
看到的竟比親情更親的
何止潭深千丈的友情

人走並沒有茶涼
你的關懷依然溫暖
蘭亭雅集豈止是恆常
每個節日都有你噓寒問暖
舉手之勞到談詩論禪
你的“冶情”你的白石對蝦

■張朴

密封

情感在光譜裡很長
很長，在無形的波濤裡起伏
在語言無法抵達的深淵
緊緊摟住那唯一定點
雨的面龐正綿綿貼住大地
聽著水中的心跳
沙漏總會戛然倒轉
灑過密封的短短一段

2026年寄自香港

在儕輩之間泛起陣陣漣漪
我驟然醒覺我認識的
竟然不是一位訴訟者
是一位救世的苦行僧

今天你為麗港城添上溫暖
你輕輕推動輪椅上的古松
臉上的風采上有絲絲的
連風也吹不走的關懷
與夕陽的餘暉一起融合
在湯加餐廳的碗碟裏
融成點點滴滴的
令人難以忘懷的
每一口都是刻骨銘心
明目張膽千載不變的友情

再一次合什祈求蒼天
夕陽餘暉中依然燦爛
上天的愛與老柏的情
在歸途中與我結伴同行
既然是不能回頭的前路
就讓餘生帶著你的溫情
跨越時空
走過前世今生
千載不變的
漫漫前路

2026年寄自香港

■索付

如果光線消失

父親趕著驢車
拉著我朝光線走
身後的一切
被黑夜吞食成模糊的狀態
我感覺是在逃離
要是尾隨太陽下山了
能否走進祖母的故事
明天從東方出來
不會消除一身疲憊
母親定是一臉淚水
此刻
如果光線消失
我會用一束光
和母親的一束光對接
黑暗一定會被
我們的溫暖感動

落雪

太陽蓋被時
空中成群結隊的白花
擁向大地
呈現著叫不出名的舞
並且擴展到
目光觸及之外的位置
它們是不是雲朵烤碎的屑
我拿這個問題
對視著露頭的太陽
沒找到它們的降落傘
怕像昨夜夢裡的我
跌落深淵
我用手接著
之後
一個雪人出現了

2026年寄自內蒙通遼

■北塔

海 劫

在四月的風殘酷的慫恿下
柳條試探著往海裡插
來不及梳理亂作一團的荇草
就抵達了豆腐的最底部

海床開始劇烈地搖晃
岩漿在更深的縫隙裡流蕩
終於找到了噴發的口子
這液態的火山
從腳一直燒到頭
燒得成千上萬的魚蝦頓時變紅
燒得一百座島嶼團團轉

那趴在鍋沿的鎮水獸
已經被漩渦刮掉了大鼻子
已經被岩漿烤焦了肘子
還沒來得及發出一聲怒吼
就被一大團淤泥堵住了口

從此萬寧橋萬萬不寧
任由那滔天的濁浪
吵吵嚷嚷
從自己的胯下沖過去

只有攪動這一切的柳枝
如同定海神針
哪怕齊天大聖
也休想把它拔走
因為那緊致的海
已經把它吞到了舌根

河 劫

被夢牽著
我在河埠頭翻一個跟頭

差點一直掉到你的河裡
好在有欄桿嚴峻地阻擋

蘆葦的根蒂被春波
拍打得嗷嗷鳴叫
玉河的淺綠色睡衣
已經被南風掀到了橋頭

不管野不野，只要同游
這一對鴛鴦就是一出好戲
大批尺條魚爭先奔來
只有一條用它的櫻桃小口
咬住了鈞鉤上的蚯蚓

在它被拉出水面
甩到提桶裡之前
它絕不舍得松口

花 劫

海棠花用一千片手掌歡迎你
直拍到全部凋落

桃樹伸出長臂，要把你的笑顏
搶走，裝上她的臉頰
丁香誘惑你把芳唇交給她的蓓蕾
以使用細枝末節與你耳鬢廝磨

玉蘭提前揪下自己的萬千花瓣
鋪滿在你偶然走過的青磚路上
渴盼你的腳踐踏其中的一朵
它必將飛騰
步你的後塵，入你的瘟疫

而我只能用修篁的影子
擁抱你坐過的石頭
讓那石頭和病毒一起享受
這被閃電不停震顫的午後

2026年寄自北京

■程世農

發電的天空其活力指標

四月高天關門聲，
電量擠出雷已成。
谷雨有雪傍村晚，
春葉作物苗修身。

過電的天空蒙上彩雲
凡心的偶遇只有告辭
心在拉二泉映月。跌倒的
影子穿上白裙，淚眼沉醉

劃開雲絮的刀，切出雲的公式
放不進雪地的抽梯
而擁擠的電閃出電
燒紅的天空裝飾了心思

春天的換算法

花開時節冷早晚，
幼小雨絲懼春寒。

春天從雪水裡上岸
桃花的心，在桃花運的反面
獨身的女人帶刀
袖口裡縫著暗器

準備，比桃花運的速度慢了半拍
春風依舊，時光拉出新的引號到達
故事的風塵配方有桃花背景
戀愛的電影分別也得將心分開

在杏花林中的小傷感
帥哥走向落花，她有點心動

■王性初

速食年華

綿長的隊伍秒殺
被吞噬熱狗漢堡披薩兼可樂
讓口腔天天都 Happy
讓舌尖時時都忙碌

光陰剪斷了生活的臍帶
油炸成了迷你的粉末
日子分裂成破碎的細胞
東南西北找不到煮飯的鍋

狼吞虎嚥是常態
爭分奪秒成習慣
五味雜陳將舌尖販賣
例行公事草草解決了午餐

器官在極速運轉中瘋狂
不分晝夜忘卻了春秋
歇斯底里的職業傳送帶
鏈接當代人類廉價的卑微

叱吒火輪俠

——寫給快遞哥

兩條腿馴服兩隻聽話的火輪圈
風馳電掣追趕曙色月暈與星星
為糊口為度日為嗷嗷待哺的小嘴
為謀生為小費為那張卡的宿命

東家的囑託客戶的期待
街頭的門鈴手機句號的理睬
全都儲藏在四方形箱子裏招徠

大街小巷憑你的網路 AI 指引
東南西北衛星導航是你的眼睛

羨慕追隨快遞哥又大又美的身影
捎上幾句心裏話的擔憂與叮嚀

■季蛟

乾淨

在一滴露珠裡
看見一個人的背影
風一吹，他就碎了

快樂

又起風了，沙塵卷起遍地落葉
我看見一片羽毛
比一隻鳥兒飛得還高

大霧瀰漫

如此巨大的無物之陣
是誰在精心布局？還好
我們早已長出翅膀

2026年寄自邯鄲

■章治萍

不是所有的紙屑都能成為蝴蝶

——觀錫劇《涓生之路》

我是去聽《傷逝》之水的。百年過後
我相信春祭的簷雨仍會有濺起的彈性
在向上、向外的渴望中寄托了種種的韌勁
會有臨窗窺視的眸子，在朦朧的婆娑處
點亮一絲絲的光芒。抑或，它能照亮整個
黎明

而將夜裡的黑暗葬在昨天，這將是
令人激懷的幸運，將帶來百花芬芳的合唱
但是，抑或它僅能照亮一棵荏弱的丁香
而將更多的期許，留給了明天。那麼
醒而未醒的晨星，特別的容易流逝而遠
正如綿綿的簷雨，雖然一滴滴或交融為潭
或徘徊為溪，卻難淹沒所有的困頓

的確，我是去聽《傷逝》之水的。我聽到
櫓上滑落的詩，或者，篙上躍過的詞
那些遙遠而濡染的一出出意境，竟然
仍在百年之後的丁香樹下，醞釀著遲頓的
高潮

縱然，隨戲而舞的紙屑，不會全部幻化成
蝴蝶

我感覺到了，當門一扇扇被勉強推開
我仍沉溺於想像，想像到敲春的蝶翅
拍疼了我久違的淚珠。我的淚珠
彷徨在長時間不想站起來的椅子上
在偌大的大劇院的空間，我不想著急地
躲在別人的後面，享受月光的皎潔與美麗

《傷逝》衍變了流水的姿態，在跌宕婉轉間
我仍品味出百年前懵懂的歲月，在那丁香
樹下

看到蛻變中的探求與抗爭。在掌聲之前

2026年3月寄自青海

■輕鳴

現在進行時

黃土高坡
信天遊遊走青春，打情逗罵
色香味神韻
五臟俱燃

紐約上州
鄉間小道靜得陌生
無人看管的蔬果、手寫標價
牌、磅秤、錢箱
默契如約

俄烏、中東
血火熔融洶湧滅頂
悲愴哀殤
神祇旁觀冷眼

語言盡頭，音樂鳴奏
拉赫瑪尼諾夫第二交響曲
憾慰，捍衛
心靈

道

不說了
一人一個理，說也說不清
全是胡說

不走了
歧途岔路，走也走不到
一通瞎走

一道大，一道小
大道不通羅馬
小道難達真相

深一道，淺一道
戰爭貫穿廢墟

■流波

黃昏

我愛城市斑馬線盡頭亮起的燈河
那是疲憊歸人眼中溫柔的時刻
我愛電梯間裡陌生的微笑交錯
高樓上仰望星空的孩子們
歌聲淹沒在霓虹的閃爍

我愛初春路口喧嘩的枝頭花朵
那是我青春日記裡不肯褪色的段落
我更愛深秋空蕩的長街無人走過
多少欲言又止的心事啊
都沉入混凝土的河床沉默

2026年寄自加拿大

血崩掉頭，鱗傷橫屍

左一道、右一道
心智肉身任意
操控

明一道，暗一道
不斷深邃的慾壑
裝不滿空，填不盡虛

一道道曦光
鋒利
刺不透茫茫黑幕

一道道山脈
厚重
壓不住滾滾邪氣

這是什麼世道？
人鬼神難分的黑道？
日月星要撞的天道？

■殷剛

春狩圖

在戰火的廢墟間穿行
凝重緩慢地瞄準
在慌張的眼眸裡顯影
用閃電的形式呈現所有的暗黑

她來了又走
看世間大夢輪迴
爆裂聲落在呻吟的人群
黑色土壤開出紅色的花

她踏遍世人從未去過的隱秘角落
遺忘的史詩被一頁頁翻起
眾聲喧譁
爭搶深潭中的碎月

無辜的少年游向大海
血色迅速地淡去
無數的馬兒在光裡涅槃
叩響重生之門

一個上海人和三個 武漢人在春天相聚

他們謹慎地交換天氣和美食
交換對彼此城市的誇讚
那些光潔的
沒有陰影的風物

他們的話語始終在繞行
繞過所有回憶的燃點
繞過地圖上突然消失的時間
人物和事件

分別時，金屬門悶哼了一聲
各自心裡淤積已久的嘆息
從一道尚未結痂的創口
邊緣，漏出

2026.03.13 上海

■李斐

德黑蘭情侶

這一對年青男女
旋轉我的松果體
在腦部中央天線
感知他們走在鮮血
濺地德黑蘭大街
那男子似對天空昂視
平靜踏步向前
那女子不戴頭巾的頭
靠在男子左肩
看不清他們表情
面對持槍瞄射的士兵
我內在成型一座浮雕
這一對情侶

2026年1月12日紐約

智能的迷惑

坐在智能巴士軟座
公車向前急馳觀世
窗外一片俄烏戰爭景象
另一邊是美伊談判畫面
正義與不義皆槍口倒下
淚眼直視真主求懇垂憐
世間鏡頭轉瞬變幻無常
請問何者為真邊個係假
大千世界成一座戲劇佈景
我的頭腦被攪到神神經
人類行為逐漸被機器替代
詩詞歌賦將是重生的等待
AI為大眾導師逐漸成形
帶領導航向一條不明前景
科技迷惑顛倒中格式飄渺
我不想看未來樣貌的神妙
立起身來要按下車的鐘鈴

2026年4月23日紐約

■衛明

馬年

你恐怕來得有點晚。錯過了最經濟
最打擠，也最多傳奇人物的那趟車

你本該與另一撥人照他們蜻蜓點水的
線路在優化成本的供給制繭房亂彈琴

或者像眼前這位邀約故舊慶壽，周圍是
一派暮氣扯幾十年前空龍門陣的卸妝人

總會出現陰差陽錯，像是冥冥之中的
安排

現在，聚合在一起的正是應是座次中的
彼此

連男女關係都這樣：戴斗笠的走了，
披蓑衣的來了

任何地方都遇得著不知不覺就圍坐在
小範圍的妙人

說說沉香、黃花梨、養生、吃藥、打
手銃；或

某個小集團內部的尖銳關係，小道消
息。幾種

剛流行的詐騙術；罵一通某個想當然
把一段史實

寫得來牛頭不對馬嘴且自以為是的半
吊子冒牌貨

內循環的症候：花果山水簾洞裡的齊
天大聖？

隨著波逐著浪裡裡外外上下左右都想
吃乾打盡

不過是區域性的一些小打眼，儘管有

■阿黛

呼吸

還沒出殼的小鵝會如何呼吸？

咚咚咚

那是雷的呼吸。

一朵蒲公英會輕輕張開手臂

十秒

你會忘記是哪一朵。

雨還沒有落下

土地的呼吸會慢慢浮起，

像一隻蜘蛛那樣織網，

最後我們都會羈絆其中。

你會忘記月亮為何變得更白。

慢慢地，麥草也會停止生長，

呼吸是黑色的眼睛，

等待著黎明前最後一隻細腰蜂飛過

然後消失在山的深處。

05. 12.2026

公費可以

去到國外一些大眾化的景點結識若干
知名人物

同樣是規訓後的矜持或諂媚，亮出生
瘡的舌頭

同樣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大雜院的
分裂物種

生活於此國度沒有早或遲，朝代正推
反推不會

改變順序與內部邏輯。只會產生蛇蛻
皮的停頓

■ 達文

舞

不是每個空間
都有向上的方向
不是每種節奏
具備摧心的力度
不是每段語言
都會完整

寂靜中地面旋轉
門對稱著開與閉

我已迷醉指尖的閃電
隨著無聲的頻率
穿透掌心

兩個情人節

正月十五
一般來說
早於公曆二月十四
有時候
也會錯過
桔子的期待

最碰巧的
兩個情人節
合在同一天
並且無法保證
你我走到一起

問

我是否還屬於
那些蜻蜓欽點的句子嗎
你居然帶走了
本該囚禁我的塵埃
——裸露的牆
“但願分離賜你新生……”

■ 喬成

理髮狂想曲

理髮師把我的頭髮
作了二八分，他好意的
把我左邊的頭髮借給右邊用——
好比南水北調，順便
遮住了我那將禿末禿的頭顱

我三面環山的野草被剪得
短短的，鏡子裏，我好像
真的年輕了幾歲

我閉上了眼睛，心想：
眼前的鏡中人早已進入
從心所欲的年紀，且不問
滄海桑田，看朱顏白髮，轉次全故
只捫心自問，一個人
真能從心所欲嗎？我真的可以
改頭換面，重新做人嗎？心想

此生風塵碌碌，一生潦倒，我敢
我敢再挑戰自己，挑戰
下一個人生嗎？又想
我已老也，我已老也，我將
繼續穿我上翻的褲腳，我將
一格又一格的鬆開我的褲腰，我敢

我敢把我的頭髮
由前後中分，頭頂束髮？或
左右中分，偏髻如秦始皇墓中
雄糾糾氣昂昂的陶俑士兵？再想

我已老也，我已老也
末說強弩之末，狗尾之毛，我敢
留個八字或三羊鬚，我敢
舉起我細弱的手臂，高呼：
我還要創作，我還有話要說；又想

■ 于中

兩個背影

一個在童年目送勤奮的父親
騎單車出門謀生後，腦海蓋下的記印

另一個是母親，晚年時坐在電視機旁
看天氣預告留下的那一道光

4/14/2026 寫於休士頓

我已老也，我已老也
我在夢中呼叫我自己的名字
叫我自己鼓起勇氣，不要害怕，我將
從新出發，不再墮落——每日早晨
我會穿著畢挺的西裝，油亮的西裝頭
手持拐杖，夾著報紙和筆記
三步一拐，像一個英國紳士
在咖啡廳裡喝咖啡、讀報、寫作，或

找一個非美非中的“第三世界”，做一個
與世無爭的隱士——我將
披頭散髮，T 襪托鞋，吸點大麻
在山郊的空地耕種蔬果。我真
有這個膽量嗎——就在這時

理髮師像變魔術一般，一手
把我包裹全身的那塊遮羞布
撕扯開來，說：先生，您滿意嗎？
我張開眼，看著鏡中的那張
夢幻的、赤裸的臉，惶恐的
說：我很滿意，並順手
塞給他一張五塊錢的小費

蘇州運河六段迷宮

1.

蘇州致杭州到底有多遠不再是歷史問題。從公元前 514 年伍子胥的錘尖劃破泥土時，蘇州絲綢如江南水滲入杭州 2025 第二個梅雨季，雨滴是黑色的血

由遠及近，TingDong-TitaTiTiTa 蘇州河雨水沖過

唐朝土堤就好像時空隧道空間互有默契。

Alice 用食指

壓在門鎖感應器上 密集、短促提示聲解釋為拒絕入門

(或者食指在太湖浸泡過月光後太過濕潤)

2.

船槳、雨鞋、畫筆、字帖。生活詩行在她體內每日練習呼吸。Alice 把指尖擦乾，再次向門鎖

AI 之神出示她身體攜帶的迷宮。眨眼、再眨眨眼

門終於打開了。Alice 疑惑著走進這間會所酒店

就好像她用生物指紋就可以繪出一座穿越唐朝的

迷宮，從王仲舒的靴底、白居易的船槳直到她和

3.

那位被封在城市高鐵隧道裡的詩人在雨季再次重逢。

每週末 Alice 幾乎都要體驗並執行定制酒店盡職研報

除了工作她只和他在這裡約會。一整晚的歡愉與其說

會通向任何未來，不如說是在迷宮內作復調沉浸式肉體與精神極度亢奮的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或用 Zelle / Paypal 支付：tchanw@gmail.com

感謝于中 \$200 支持

4.

歡愉。雨聲整夜未停。就像他倆的關係不是

始終需要繃緊神經的男女對唱，而是一首

只需隨性哼唱的小夜曲。直行。左轉。

直行再直行。嘴角上揚 A 望著 B 在夢境奔跑的背影，B 以為對迷宮了如指掌。

5.

經濟學家歐文·費雪卻提出貨幣的時間價值

$U_t = u_t + \beta \tau = t + 1 \Sigma T \delta \tau$

她也同意計劃長期儲蓄 (δ 主導)

執行時

卻選擇即時消費

6.

就像她知道 A 正跑向另一個夢境直行。左轉。雨聲如夜曲循環往覆。

B 輕盈地返回安歇日迷宮的石牆，消失在

蘇州運河的另一側。“Time Value of Money”

也是兩人關係的某種隱喻。

■ 王妍丁

元宵佳節
炮仗煙火，似有還無
若月輝江上游曳

風不吹，月不亂
你不念，空谷
便不作響
唯那個誰，不問自答

滿月

窮盡一生，灑淚
歡愉
緣來緣去，竟
別無歸處

心無圓缺，即是滿月
舉目千山萬水
卻從未離家
寸步

初春的冰凌花

一朵帶著冰凌的花
它的內心一定有著
深而沉的，微涼
疼麼

花只是微微
抖動著一抹鵝黃
彷彿忘了
春風如剪，忘了
冰雪加冕
只願孩提般
純真

在這繁雜的世間
人如果能活成一朵
純真的花
該多好
無畏，無諍，無牽，無絆
開了就開了
謝了就謝了

花道至簡
不把自己當神
更不去裝神

■馮晏

東北森林

東北森林，四季的分辨率是超現實的
遷徙的雁陣，落回根部的葉子，黑土
握緊樹幹

彷彿冰面如期握緊每一只泊船
東北森林是隨時聆聽西伯利亞冷空氣
伸出的耳朵

東北森林，深處有秘境，飛蛾變蛹
林蛙禁食，熊跡偶爾點亮瞳孔
白雪遮不住腳印串起黑珍珠
我收藏一幅“林海雪原”，是意境而
非京劇
雪松掛在我的床頭如一根吸管
插進夢中

東北森林，闊葉與針葉的矛和盾
在交彙中慢慢升高、擴散，蟬鳴與無形
版畫與發熱的刻刀紛紛陷入。我曾乘坐
綠皮火車
被原始森林燃燒過的黑樹幹淹沒又吐出
北方以北，邊境只是遼闊這雙大皮靴上
一根細鞋帶

東北森林，瓢蟲雨下在林中小木屋
我留宿那一夜的窗外，它們蓋住了一朵
孤獨走向衰敗的野菊花

山坡移動我的腳，那個週日氣溫回暖
雲朵俯瞰“五花山”看見我潮濕的白襯衫
入冬前賞秋，祭奠因素是不必點破的
音符聽見小松鼠的牙齒咯吱咯吱在奏響
一顆
墜落地面的黑松塔

是腳底發生陡峭並非山坡，我體內的
老榆樹站在了路對面，雙臂伸出一個北極
冰釋了我的鐵鎖。是拍攝的“貪婪”

■岩子

低 谷

走著走著便走散了
同行的影子一個一個不知了去向
左右的綠植勾搭成一條幽深的隧道
夕陽隱隱約約
在稠密茂盛的葉隙枝間

走著走著已人在深秋
希望的火炬愈來愈閃爍不定
步履吃力得彷彿行走在泥濘之中
暮色四合，心跳式微
出路在哪兒？
明天有多長？

你已然習慣了孤獨
現在要習慣面對黑暗
冥冥中有個聲音在說
勿要忘記微笑忘記呼吸
去年的芍藥薔薇藍鳶尾
她們依舊開著

2026 年寄自德國

讓四季留在感知裡，我拍下一片白樺
林的一角
留住歷史的殘缺

寂靜醒了，東北森林的春季總是始於
一點歉意
一點萌芽，燃燒了卯
每一個春與東北森林都像偶遇

2026 年寄自哈爾濱

■水央

逐漸消失的方言

疫情之後
這兩次回成都
無論街道
地鐵公車
商場餐館
男女老少
說方言的
更少了
搞得我這個
一口地道成都話的
原土著
反而像外地人
被迫也改成說
普通話
頓覺缺少重要的滋味
好比川菜
丟失了麻辣的
魂

難得陪她一起 過母親節

母親在醫院
陪治療的父親
我就近請她
在旁邊的“雞毛店”午餐
本來點了 128 的雙人餐
她非要換成才 86 的
她說青椒炒肉
味道特別好
菜品份量也足
很快她先吃完
開始打包
一部分拿到醫院
剩下的讓我帶回家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
單獨請她吃飯

5/12/25

■圖雅

化

兒子在奔赴高鐵站的途中
發來微信
叮囑我
去年他在龍華寺
給我求的本命年紅手繩
要化掉
化有幾種方式：
焚燒，掛起來，保存，隨水漂流
我選擇掛起來
我把紅手繩掛在了樓下
桃樹枝上
希望它化作桃花

十個小時了

趙主任告訴我
是機器人做手術
陳醫生也告訴我
是機器人做手術
我告訴家人
是機器人做手術

我不知道現在
待在手術室裡的
是機器人
還是神經內科的醫生
都這個時候了
不管是機器人
還是真人
我都視其為神

父親節

父親走了整一個月
父親走到哪兒了
我問翻飛的海鷗

■玉文

窗外

她的窗外下著今年第一場雪
雪片漫密界分窗外風景成流動色彩
她想著門前厚厚矮雪牆
想著今年第一剷雪的重量
想起那扇沒有冬季的窗
窗外那排灰白色房子
灰白了半邊雨季的天空
清道男子長柄笤帚木輪車
掃遍輾過早季光影
晨早四輪腳踏車滿載麵包暖暖經過
午後三輪雪糕車鈴聲輕快
嘆口氣她想著那扇窗下是否還有從
灰白房子傳來的井邊汲水聲？
看著她窗外今年第一場雪
想著雪剷子缺了口該換把新的了

2026年寄自澳門

我問沙灘的檉柳
我問幽深的黑松林
我問深夜的刺蝟
我問碼頭上的狐狸
我問今晨的雨
它們都沒告訴我
我用彩石
堆起一個美麗的小塔
我讓咿咿作響的海浪
為父親引航
父親一定會踏浪而來
再踏波而去

2025.6.15 天津

■洛木

北海道印象

函館

山下沒有景色
山上沒有感情
只有邏輯般的物體
和物體般的邏輯
在不斷確認
自己存在
以及不存在

札幌

啤酒在玻璃裡
慢慢把氣泡拉直
每一顆都在測量
容器的邊界
它們撞擊、反彈、消失
像人生的殘餘
被失樂園的空氣拆分

小樽

燈，一盞一盞
從山脚爬到半腰
我的影子被拉長
拖著整座山的眩暈
在坡道上
慢慢回到自己

■項美靜

玫瑰物語

當蝴蝶偷吻我
我則望著你，托腮望我的模樣
怕採摘時
情，會刺傷你的手

花瓣上，有你愛過的痕跡
刺出的血，是我這生最用心的一幅彩繪
也是你寫得最凄美的一首情詩

在夜半，在風中
柔軟，被灑下的月光砸碎

花季

面對玫瑰，我總是意亂情迷
以血喂你，便以燦爛的笑靨饗我

花瓣紛飛，飄落
無聲
是時間的腳步

色·空

瓦當下，玫瑰倚著頭
這魅惑的色
把誓約烙在我指尖

痛，多少次才能煉血成丹
不敢再觸摸，你的
莖，豈是飲食男女所能掌握

夕陽西沉時，你
垂首，以裸露的蕊示人
色，即是空

■潘莉

沙漠裡的石頭

仙人掌說：和我們不一樣
你沒有針刺
你是石頭
你的家在遠方綿延的群山中

沙漠裡一塊孤零零的
石頭——如何落於此地——渴望
回家，那橘紅夕陽沉入的地方

沒有呼嘯而過的摩托車輪
沒有雄鷹的翅膀
沒有苦行僧的雙腳
沒有蜥蜴的四爪
它如何回家

在無數次的夢裡
有時，它長出黑尾鷹一樣的雙翼
有時，它長出蜥蜴一樣的四隻短爪
歷經艱險，終於回到了家

醒來。它無法挪動，困在原地
四周荒野茫茫
望著深藍銀河裡的星星
它祈求好運：某個
愛石人或清理工發現它

可它沒有寶石的耀眼
也沒有垃圾的礙眼
只能等待

等待一個好心過路人——懂它
把它搬回山裡
等待時間——千古萬靈丹
將它粉碎成一粒沙子
隨風吹落到山裡

——知心人和時間
誰會先降臨

它身旁的仙人掌說：
像我這樣紮根吧
這裡就是我們的家

■伊藤季彥

意志

語言蜷曲繭中
等待變化之際，意志
已概凝山脈的走向
緩慢沉積的岩層
收容骸骨與晶石
賦予它們秩序
意志是河
不捨晝夜的鑿痕
若你偶然行過
僅需俯首，切勿驚擾
因為意志是古老的引力，在每回
深沉的斟酌，牽綴繁星列隊
這樣的熬煉是文人的恆常
經久如此，無需言語

表決前

旗幟離開了曾經飄揚的高崗
決議尚未宣讀
沒有一方退讓
窗外散亂的烏雲
盤旋成鴿群
戰壕放棄據守
鉛灰色的夢
失卻了軀殼的人們
還在摸索，要從遺失的軍牌
找回姓名
議燈徹夜未熄
表決前
沒有一首歌為和平詠唱
總有母親成群結隊地走向廣場
舉起空無一物的手
向天空索討
她們尚未歸來的太陽

2026年寄自高雄

■ 逸雲

車道事件 | 白晝

【地方新聞 | 簡訊】

時間：白天
地點：住宅區，私有車道
一名 95 歲女性
在自家門前
遭遇珠寶搶劫。
警方稱，
嫌疑人為一名成年男性，
駕駛一輛黑色特斯拉。
嫌疑人以
“近距離社交行為”
接近受害者，
後迅速奪取其隨身物品並逃離。
被盜物品包括：
金耳環、
金項鍊、
鑽石婚戒、
一只名牌手提包。
案件正在調查中。
警方提醒市民：
即使在白天，
也請保持警惕。

【監控錄像 | 時間戳記錄】

12:41:03
畫面正常。
草坪、郵箱、門廊。
老婦人出現在畫面右側。
12:41:07
黑色車輛
平穩駛入車道。
12:41:12
一名男子下車。
帽簷製造遮擋。
12:41:15
身體靠近。
系統判斷：
熟人接觸概率上升。

12:41:18
短暫擁抱。
未觸發警報。
12:41:24
手部進入盲區。
12:41:28
可見反光物質變化。
金屬消失。
12:41:32
老婦人仰頭。
視線固定在
對方手腕。
12:41:35
腕表清晰。
品牌可識別。
時間運行穩定。
12:41:41
右手快速動作。
12:41:42
眼鏡破裂。
畫面失焦。
12:41:46
手提包脫離原持有人。
12:41:50
車輛啟動。
12:41:55
尾燈退出畫面。
12:42:11
老婦人仍站立。
無追逐行為。

【911 錄音 | 節選】

接線員：911，請說明緊急情況。
來電者：我不確定這算不算……
接線員：您看到暴力行為了嗎？
來電者：（停頓）
他抱了她。
接線員：抱了？
來電者：是的。
但她好像沒有反抗。
接線員：嫌疑人是否攜帶武器？
來電者：沒有看到。
車很新。
接線員：請描述車輛。

來電者：黑色。
很亮。
接線員：請保持在線。
來電者：車已經走了。

【現場物證 | 清單】

- 破碎眼鏡
- 少量血跡（手指）
- 一只萬聖節面具

補充說明：
面具
無指紋，
無來源，
無解釋。

【受害者狀態 | 記錄】

生命體徵穩定。
受害者情緒
未表現出明顯恐慌。
目擊者稱：
她面色潮紅，
流淚，
反覆表示：
“他很溫柔。”

【內部系統 | 未公開字段】

- 情感識別：誤判
- 風險等級：延遲觸發
- 靈魂狀態：未登記

【結案摘要】

新聞稿統一表述為：
“一名 95 歲老婦
於白天
在自家車道
遭遇珠寶搶劫。”
事件結束。
白晝未受影響。
草坪依舊平整。
下一條消息
正在加載。

■游若昕

死亡，也是一種存在 所有邊界和標籤消失，世界還 留下什麼？

場景：海邊、椰子樹、浪花，幾個小孩在沙灘堆城堡。

人物：我、它、小孩

【我坐在沙灘上，有一搭沒一搭玩著沙子，它離我很近，來回走動。】

我
(煩躁地)
你能不能。
不要再動了。

它
(停下)
好。

我
(指沙子)
你和它一樣。

它
(點頭)
我明白。

我
可。
我不一樣。

它
是的。

我
沒有什麼一樣。

它
(走向我，蹲下)
我就。
一樣。
我是所有。

我
但你。
仍然是唯一的一個。

它
(大笑)
我不唯一。
你也不唯一。

我
不能這樣。

它
我可以。
帶走。
一切。
還有。
你。

我
(搖頭)
但我不能。

它
你當然不能。

我
那我該。
怎麼做。

它
(輕輕笑)
讓我來，
教你。
(走進)

我
(搖頭，猛烈)
不，
你不能。
(憤怒)
你沒有權利。
誰也沒有權利。

它
那你。
又能做什麼？

我
(搖頭)

它
你，
能做什麼
你能。

你，
不能。

我
任何人都沒有。
權利。

它
(輕輕笑)

可我，
有。

我
你也不行。
我，
感到。
冒犯。

它
(嘆息)
你錯了。
我。
不是。
我，
是。
你是，
但我也。

我
(迷茫的)
我聽不懂。

【它不再說話，我也沉默著。浪花聲響起，孩子們的笑聲變大。兩個小女孩走過來。】

女孩一
(好奇)
你在自言自語嗎？

女孩二
(指著沙子)
和它？

我
(看它，又看女孩)
是的。
和它。

女孩一
(疑惑蹲下)
它是什麼？

女孩二
是。

我

(嘆氣)
你們還小。

女孩們
(同聲)
我們不小。

我
那就回去。
我。
很忙。

女孩一
(搖頭)
不。

我不能。

女孩二
(睜大雙眼)
一切。

我
你們不能。
我很忙。
我很。
我沒有閒工夫。

女孩二
(驚呼)
我看到了。
沒看錯。
就是。
(手指它的方向)

它
(原地轉圈)
(興奮的笑容)
(手指我)
看。
不止是我。
還有你。

我

(更深的嘆息)
不應該是這樣。
我們。
都要。

女孩一
(牽起我的手)
我們要快樂。

女孩二
(牽起我的手)
我們活著。

我
(搖頭)
不能了。
一切都。
結束了。

女孩們
不會的。
沒有結束。
我們還在。

我
(指它)
兩者，
只能選一個。

它
(笑著，捧起一把
沙)
明明，
我們可以。
共舞。

女孩們
(牽住它的手)
我們，
手牽手。
我們一起。
活著。

它
時間流逝。

女孩二
(驚呼)
我的城堡要倒了。
(鬆開我們的手)
(拉著女孩跑回
去)
快走。

我
(急促)
別跑。

它
一分一秒。

我
(害怕)
不。

它
漸漸。

我
(絕望地)
(躺下)
(掙扎)
(靜止不動)

它
(朝我鞠躬)
我有，
賦死的權力。

我
(畫外音)
但，
我有選擇。
赴死的，
權利。

【幕落。】

■蔡克森

棲霞山之夏

我提前了一個季節
來到棲霞
要與楓商量
金秋裡一起燃燒

夏日口琴
在青澀的楓葉之上
開始送爽
拂動記事簿裡
精美的書簽
仰起臉說：
你還不夠風流
你還不夠浪漫

整座棲霞
潛伏夏之夢裡
雷雨交加也吵不醒
真是無奈
只有剃須和染發
與驕陽的光芒一起
擴大天空

2002/6/11

Summer at Qixia Mountain

一刀譯

I arrived at Mt Qixia
one season in advance
to negotiate with the maples,
that we might burn together
in the golden autumn.

Summer Harmonica sound
On the tender green maple leaves,
It begins to breathe a cooling breeze,
Stirring the exquisite bookmark
between the pages of a notebook.
Lifting its face, it says:

■非馬

怪物

從神話的世界
紛紛跳上
二十一世紀的荒野

這群手揮利刃的
無頭怪物
橫衝直撞
發誓要砍掉
所有肩膀上的
頭

Monsters

jumping from the realm of
myth
a flock of knife-wielding
headless monsters
roam the wilderness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vow to decapitate
anyone who is carrying
on his or her shoulders
a head

“You are not yet dashing enough;
You are not yet romantic enough.”

The whole of Mt Qixia
Lies dormant within the dreams of
summer;
Even the clash of thunder and rain
Cannot wake it up
It is truly helpless.
Only shaving and hair-dyeing
Together with the radiance of the
blazing sun
Expand the sky.

2002/6/11

我即是派遣我的人

I Am Who Sent Me

在青春中死去和存留。
對此感到釋然。

現在忘掉是誰在說話。
總有人在說話。

置身於今日的昨日，
迷失於清晨迷幻的綠色。

但動詞就是存在，是警覺，
飢餓地穿越時光

連同“我愛”這句話
在它面前閃爍。

尋找面孔，你便會發現
它們無處不在。

那棵茂盛的榆樹成了一張嘴。
在頭頂，聲音生硬而緊張，

在空間中回蕩，
帶著一個古老的問題：

你現在在哪裡？
如今只有關於失落之物的詞語。

語言向帝國進軍，
詞語在挨餓。

光投下有節奏的陰影，
多普勒效應一般奇異。你在哪裡？

為最後的事物準備的事物。
然而，幾乎就在這時

一個聲音如日出一般出現，
並憶起母親。

而父親無處不在，
棲身於遷徙的鳥群之中。

如此短暫，如此消逝。
這便是露珠的遺澤：

去了解這些起源，
如同水的起源。

毫無防備，你醒來，
敞開，直面自己的臉。

自由泳。深不可測。
去深入地了解自己

僅憑一滴眼淚作為鏡子。
它的形狀。

我緊握著它，
作為抵禦時間的盾牌。

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為什麼不考慮一下松鼠
在綠葉的環繞中？
據我所知，
它可能正處於一種
非個人的悲傷之中。
自然在變形，
在死亡，
又在它周圍循環往覆。
這是我們共有的東西：
寂靜與時間，
而我們繼續下去，眨著眼睛。
將會有那種
古老的故事。
充滿遺忘與悖論，
滿是暗門與鏡子的故事。
一種現實的音調變化。

什麼是現實
不過是一個有倒影的池塘
當我看到你，曾經
泛起漣漪和波浪。
而我現在看到的，
是這個世界
在空彈吉他，
而現在我在這裡，
呼吸著。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
“疾馳”是一個不及物動詞，
自由地移動。
而“飛鏢”作為名詞時
會讓人流血。
沒錯，你喜歡它強硬，
卻容易造成淤青。
蜻蜓翅膀上的脈絡，
是多麼精美。
事實上，我生活在
一個多元宇宙中，
卻依然想要你。
在我的腦海裡，
我正在數著肋骨
在雪花石膏般的光中。
昨天我握著
一把寶石鑰匙，
卻將它投向太陽
讓辨認上帝
變得不可能。
昨天我不是
遊樂園裡的玩偶。
今天我在數著
院子裡的松鼠。
今天我愛上了
一間黃昏中的死信局。
樹葉、脈絡、肋骨、日落，
全都化作了字母。
而這些字母變成了
一首情詩，為什麼不呢？

肖恩·休伊特詩選①

◎ Angel.XJ

肖恩·休伊特 (Seán Hewitt) 1990 年出生於英格蘭切斯特郡，現為都柏林三一學院英文系教授；是當代備受關注的文學創作者，其作品在詩與回憶錄領域均斬獲重要獎項，展現出深厚的文學功底與獨特的創作視角。

樹靈 Dryad

我記得她立在田野，周身覆雪——
每根枯萎的野花莖桿，都凝著厚霜。
山楂枝椏間，天空泛著粉，
白晝懸在破曉的光沿上。

她自橡樹的軀幹中被雕琢而出，
雙腳（若真有雙腳）埋進冬日
卸下的沉痾裡。是誰將她從樹中剝離，
便贈了她一枚光輪，

她雙手捧著，貼近臉頰溫柔的弧線。
她就立在那裡，在（Broad Lane）凡
俗大道旁

那半腐的階梯柵欄邊，頭顱低垂，
彷彿在等候，要迎我們入前，
捧出新世界冰封的輪廓。

多年前（我八九歲懵懂未知期）學校曾在
她身後的林地播種，如今每棵樹
都與我們同步老去。

我每每重返，都能見到我生命的某個片段
陳列在古老村落旁田野，記憶仍在生長。
十八歲上下，我常夜裡與男人們同來

跌跌撞撞穿過低矮植被走進樹林時，
途經她身旁總覺怪異——
像鹿群沖破濕枝，驟然墜落。

如今我想起，那些經“清洗”後
被迫流離的男人們，他們輾轉於

城鎮的幽暗角落，以守望的姿態

走向林地與舊莊園，走向白日沉落
的氣息裡。

曾有一回，我與一個渾身是肌的男人
同來，

他彷彿也自獨木雕琢而成。
我全程偽裝成他那樣的男人

用深沉卻陌生的嗓音，回應每一句
謊言。

那時我怕他會殺了我，便走在他前
幾步，

聽著他踏過泥濘草地的聲響，
聽他將腳從荊棘藤中拔出。

我們沉默著經過那女人的方向，她
立在那裡
裹著木質的衣袍，光輪托起青綠紋
路的掌心

這裡與世人常去的地方截然不同——

沒有門，沒有牆，更沒有房間。

濃黑的闊葉枝椏向後拉開，像一幅
帷幕；內裡是樹林的暗室，被守護著

一片安然。草木與樹木的共融之地
便是床榻，我們得以共享這方土。

而後我在他面前屈膝跪下，

秘密仍藏在夜的褶皺裡，

努力克制著寒冷中的顫抖，

潮濕的地面潮氣上湧。

我記得冷水在牛仔褲的紋路裡蔓延，

像毛細血管裡的冰。抬頭時

天空被落雨般的葉子遮蔽，

每棵樹都立在我上方，

與她的身形完美對稱。

每棵樹都像俯身的人，
靜靜凝望，輕輕晃動，
發出緩慢而沉重的嘆息。

年復一年，我屢次重返，
屈膝跪拜，也受他人跪拜，
在隱秘的敬拜儀式裡。如今

每片林地都悄悄浸著情欲的氣息
不只是在欲望濃稠的時節，冬日裡
性張力也緊貼著大地，沉沉扎根。

每次前來，我總隱約期盼
在林間相遇某個熟悉的靈魂
或在杜鵑花叢空寂的骨架裡。

我不禁疑問：是否我已毀了這些地方？
是否我將每個秘密帶給它們，用我
不堪承受的重量，壓彎了樹木？

可轉念一想 一棵樹、一株草，
若不是向大地跪拜的儀式，
又是什麼？是邀引水流的方式，

還是以唇含住全世界的內核，將它
輕輕喚出的模樣。不只是春日裡
抽芽的新葉（帶著痛感），不只是

如雲的花粉，或是秋日裡孩童搖落
枝椏，

讓種子如甘霖般灑落；有夜裡在林
間跪拜的人，

還有在門畔等候的女人，她向每位
訪客遞出

世界的碎片，讓他們得以在其中為
生命而奔忙

Seán Hewitt (2021-2025 Selected Poetry)

樹之海岸

現實，縱然受不同說法的
影響，乃是無限定：
用柵欄網住現實
被關入的被拋在外：
如果最接近那個名字的名字
其實無所命名，或在
名字失去所有意義之前，僅僅命名一個邊緣，
我們該如何找尋聖潔*，
懸置宣言的話語
最先獻上無助，然後是犧牲，
唯捨棄所有去接近的機制，
接受無目的的混亂，我們知道
一個整體趨向分裂，超越視野的鎮靜：
隨後，和無一起，我們轉向
每個不受遮蔽的個體，
最本真的個體，
我們意識到
任何存在都存於其道，
道於其內，如同於我們，空的完全。

*《希伯來書》十二章十四節（和合本）：“你們要追求與衆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反 射

我找到
一株野草
裡面有

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

看向我
體內的鏡子

裡面有
一株野草

譯詩逗趣

◎王性初

忘記了哪位翻譯家曾說過，搞翻譯的，最難翻譯的是詩作。特別是中國的古典詩作。如唐詩宋詞，一翻譯，都走味了。傳統對翻譯的標準是要做到“信、達、雅”。也就是準確性（信）、通暢性（達）、優雅／自然（雅）。以這個標準，相對來說是比較難的。所以，讀文學作品，最好讀原文。如今，AI橫行天下，翻譯軟件唾手可得。但是，翻譯的準確度，特別是作者在詩中的內在情感，或是詩中的韻味、節奏、押韻、形式等等，經過翻譯一鼓搗，不僅走了神，變了味，有時會逗出許多與原詩不同的情趣，甚至譯出另一首與作者看似雷同以至成了別人寫的新詩作。

那天，一邊喝着咖啡，一邊順便將好友非馬（他本人精通英語）自己翻譯的在最近《新大陸》213 期上的新詩作《諾貝爾獎》的英文原詩請 AI 再翻譯成中文，然後再將其與非馬兄的中文詩原文加以對照，不知非馬兄有何評價。

諾貝爾獎

1.
一張噴血的大嘴
儘在那裡狂呼
和平和平
我要和平

諾貝爾和平獎

2.
尖著嘴
熱呼呼
挑撥離間煽動
以為該獲得
熱呼呼的
諾貝爾和平獎

有如一個

寫過幾首詩歌不分詩屍難分的
自命詩人
以為該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

讓在另一個世界裡的
諾貝爾
笑破了肚皮
哭裂了心肌

Nobel Prize

1.
A bloody big mouth
keeps shouting
peace peace
I want peace

Nobel Prize of Peace

2.
With pursed lips
all fired up
inciting discord and stirring up trouble
believing he deserves
the Nobel Prize of Peace

Like a self-proclaimed poet
who has written a few incomprehensible
unintelligible poems
believing he deserves
the Nobel Prize of Literature

Making Nobel
in the other world
laugh until his sides split
and weep until his heart breaks

當我將非馬兄的英文原詩請 AI 再翻譯成中文時，是這樣的，拷貝如下：

諾貝爾獎

1.
一張血盆大口
不停地叫囂
和平，和平
我要和平

——諾貝爾和平獎

2.
撇著嘴
慷慨激昂 煽風點火，
搬弄是非
覺得自己受之無愧

那座諾貝爾和平獎

就像一個自命不凡的詩人
寫了幾首晦澀難懂、不知所云的詩
就覺得自己受之無愧
那座諾貝爾文學獎

讓身在另一個世界的
諾貝爾
笑破了肚皮
也哭斷了心腸

當然，客觀地評價，譯詩的意思跟原文，表達了七八成的原意。但詩味就差了很多，特別有些句子，像“熱乎乎”、“尖著嘴”、“哭裂了心肌”都翻譯得不甚達意，差遠了。特別是“寫過幾首詩屍難分的／自命詩人”這句最難翻譯，看看上述的翻譯句子，就深知詩的翻譯是一項多麼艱深的工程。文中還兩次出現“受之無愧”的成語，是一個破綻。

閑來無所事事，爲了好玩，抽出自己寫的一首拙詩《時裝秀中的模特兒》請 AI 翻譯成英文，然後再將英文詩，通過 AI 翻譯成中文，再和原詩作一對照，就發現許多“逗趣”。這種翻譯的逗趣，真是可以在好玩中學習英文。原詩如下：

時裝秀中的模特兒

一排曲線在頻頻顯靈
裙風扇起一陣沙沙的妙音
目光都目成了火炬
熊熊著勾勾著邪邪著

現場演成詩意並無詩意
善意被曲解被註銷
純潔仍然無辜地娉婷
娉婷中射出眼神的招搖

時裝的後臺老闆賺翻天
美麗將偉大裝飾得更偉大
訓練過的臺步左右參差地交叉
腳印顯擺了偽裝的步伐

那回眸一笑的曖昧
讓拖地的白裙泄飄過幻夢
徐徐的世風吹過 T 臺
看客還在回味空空

——寫於時裝秀後

請 AI 翻譯成英文的《時裝秀中的模特兒》，拷貝如下：

Models in the fashion show

A row of curves appear frequently
The skirt wind makes a rustling sound
The eyes are like torches
Burning and hooking

The scene is poetic but not poetic
Goodwill is misinterpreted and cancelled
Purity is still innocent and graceful
Graceful eyes shoot out from the gracefulness

The boss behind the fashion show makes a fortune
Beauty decorates greatness even greater
Trained catwalk steps cross left and right
Footprints show disguised steps

The ambiguity of the smile when looking back
Let the white skirt that drags the ground
leak through the dream
The slow wind of the world blows across the T stage
The audience is still savoring the emptiness
——Written after the fashion show

把上面的英文詩，請 AI 再翻譯成中文，拷貝如下：

時裝秀上的模特

一排排曲線頻頻閃現
裙風帶起沙沙聲響
眼神如火炬般
燃燒著，勾人心魄

場景似詩非詩
善意被誤讀、被抵消
純真依然無邪而優雅
優美的目光從那份優雅中射出

幕後的老闆賺得盆滿鉢滿
美麗點綴著偉大，使其愈發宏大
訓練有素的臺步交錯邁動
腳印裏顯露出偽裝的步履

回眸一笑時的那抹曖昧
讓拖地的白裙透出了夢境
世間的慢風拂過 T 臺
觀眾仍在回味那份空虛

——寫於時裝秀後

看完 AI 的翻譯，除了感謝之外，稍嫌感到有些不足。除了原詩是有押韻的，譯詩已經顧不上了。此外，譬如有些詞語走了味兒，顯然無法表達出原詩所追求的韻味。如“頻頻顯靈”譯成了“頻頻閃現”，“顯靈”與“閃現”，似乎語意上有所區別。“熊熊著鈎鈎着邪邪著”翻譯成“燃燒著，鈎人心魄”，除了原詩詞彙的重疊遞進，失去了詩中要表達模特兒那射出的火炬般目光。第二節中，“現場演成詩意並無詩意”被翻譯成“場景似詩非詩”，“詩”和“詩意”，意思是不同的。第三句、第四句我的感覺是翻譯得不甚理想。

第三節中的“賺翻天”是大俗話，而“盆滿鉢滿”是成語，只能說各有千秋吧？“顯擺”比“顯露”要張揚偽裝得多了。

第四節中，“讓拖地的白裙泄飄過幻夢”中的“泄飄過”翻譯成“透出了”，語意的程度上稍嫌不足，而“過”，表現出一種模特兒作秀的動感。至於“徐徐的世風”翻譯成“世間的慢風”就是詞不達意了。特別是“慢風”是指“徐徐的風”？最後結尾原詩是“空空”，除了押韻外，比“空虛”更回應了表演空空舞臺的現實感。而不是回味“空虛”。

總之，因爲自己英文水平實在差勁，不能像非馬君那樣自寫自譯。只能借助 AI 翻譯逗趣而已。不過如今網上的 AI 翻譯軟件璨如繁星，可以通過反覆比較，對英文水平如我者可能找到跟原文相對理想的譯詩。

一首詩的讀後感

◎黃復華

——張莖〈今日春分〉（台灣《自由時報》副刊 2026/3/20）

詩人選取“春分”這一特殊的時空節點——太陽直射赤道、晝夜均分的瞬間，由此展開關於生命、時間與自我的深層對話。

“日光裁剪／切開冬日殘留的繭”：將日光比作裁剪之刀，在春分之日把晝夜均分，並將冬日的殘繭徹底切開，完成一次乾淨利落的與冬日告別。這把“刀”彷彿就在眼前，切出了美麗的，天文巧合的物理空間。

“不偏一分／不倚一秒”：承接前文的“平分”，用精確的數字強化了那一刻的絕對對稱與秩序感。

“你站在正午的軸心／像一支垂直的／拒絕妥協的指針”：人被置於正午的軸心，宛如一支垂直的指針，幾乎沒有影子。那是一種不妥協的姿態，在流動的時間中尋找穩固的立足點。

“左手承接尚未風化的餘燼／右手托起剛剛發芽的鋒芒”：這是一種內在的平衡——一邊承接尚未消散的傳統與過往，一邊迎接新生與變化。“餘燼”與“鋒芒”如同時間的雙面繡，既肯定過去的積累，也指向未來的可能，呈現出剛柔並濟的力量。

“青春已隨暖流北徙／剩餘的半生在鏡面彼端／無聲地繁殖”：春分本是萬物復蘇之時，對詩人來說，卻意味著青春的撤離。餘下的半生彷彿在虛幻的彼岸悄然生長，隱含著一絲宿命般的孤獨。

“關於公平的假設／純粹是物理的偶然”：這是神來之筆。人類一生追尋的“公平”，在詩人眼裡，竟然只是一年兩次的天文巧合（晝夜平分）。這是一種絕對的“公平”。生命在本質上沒有那麼多公平。

“當太陽垂直擊穿瞳孔”：呈現出一個無法回避、必須直面的瞬間。強光既可能令人失明，也可能讓人看清自身。

“在明暗的邊界／學會了與自己／平分春色的對白”：這是極為出色的收尾。外在的晝夜平分是自然法則，而內心的“平分春色”，則是與自我的和解與對話。

這首詩的高明之處，在於它以一個節氣為切口，通過生動而精準的意象，搭建起宏觀的物理框架，並在這框架裡，看生命體對平衡的深刻體驗；觸及中年覺醒，坦然接納那半生的餘燼與半生的鋒芒的平衡。以及內心的“平分春色”，是在明暗交界的瞬間，與自己達成平衡。

（3/23/2026，加州）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及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從匕首到裝飾畫

——我們的詩為何淪為“三無產品” ◎段躍初

2026年2月6日，當我與美國《新大陸》詩刊陳銘華等詩人，在微信群裡談及當下中國詩創作的整體生態時，陳主編出於詩人對“詩”和“詩歌”的混淆使用，一句“現在的詩人欠缺獨立思考能力”，像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卻沒有激起我們預想中的憤怒與反駁，唯有一股刺骨的熟悉感撲面而來，瞬間包裹了在場的每一個人。這熟悉感，如同我們日常刷到社交平台上，那些精緻利己者將嚴肅的公共議題當作博取流量的籌碼時，內心湧起的麻木與悲涼；如同我們目睹整個社會在集體沉默中回避現實矛盾、逃避公共責任時，那種無力回天的悵惘與遺憾——而如今，我們曾經引以為傲、視若精神旗幟的詩，也正悄然褪去昔日的鋒芒與溫度，淪為一種“無邏輯、無思想、無獨立思考”的“三無產品”。我不禁反覆追問：那個曾點燃無數人青春胸膛、刺破時代重重迷霧、承載著一代人精神追求的詩，那個曾與時代同頻共振、與人民休戚與共的詩，究竟去哪了？這份追問，不是對個別詩人的苛責，而是對一個時代詩精神失落的深切憂慮，是對詩本真價值的執著堅守，更是對所有熱愛詩之人的靈魂叩問。

一、詩從匕首變成了裝飾畫

回望中國當代詩的黃金年代，那些鐫刻在時代記憶裡的詩句，至今讀來依然能感受到穿透紙頁的力量，依然能觸動我們內心最柔軟也最堅韌的地方。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地，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國，詩成為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符號，成為無數年輕人表達理想、宣洩情感、追求自由的載體。彼時的詩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沒有流量的裹挾，沒有市場的綁架，沒有規訓的枷鎖，詩人們憑著一腔熱血與赤誠，用筆書寫時代的心聲，書寫個人的思考，書寫對未來的憧憬。北島一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如一把淬了冰的鋒利匕首，直刺時代的心臟，道盡了人們對善惡顛倒、是非不分的現實的憤懣與控訴，也喚醒了無數人內心的良知與思考；顧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以極簡的文字、純粹的意象，承載了一代人在迷茫中堅守希望、在黑暗中追尋光明的精神訴求，成為那個時代最動人的精神宣言；食指的《相信未來》，在苦難與絕望中吶喊出“相信未來，熱愛生命”，用堅定的信念照亮了無數人前行的道路，讓人們在困境中依然能感受到詩的力量與溫度。

到了90年代，市場經濟浪潮興起，社會價值觀開始多元化，詩逐漸褪去了80年代的狂熱與喧囂，卻依然堅守著對現實的關注與對生活的熱愛，依然保持著獨立的思考與批判的鋒芒。于堅的《尚義街六號》，以粗糲而真實的生活質感，將詩從雲端的理想主義拉回人間的煙火氣中，那些瑣碎的日常、平凡的人物、朴素的情感，被他用直白卻極具張力的文字記錄下來，讓詩不再是少數人的精神盛宴，而是每一個普通人都能感知、都能共鳴的生活寫照。詩中“尚義街六號／法國式的黃房子／老吳的褲子晾在二樓／喊一聲 胯下就鑽出戴眼鏡的腦袋”，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刻意的雕琢，卻用最真實的生活場景，勾勒出一群文藝青年的生存狀態，藏著對生活的熱愛，也藏著對理想的堅守；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則在浮躁的時代裡，為人們構建了一個純粹而溫暖的精神家園，既藏著對生活的熱愛，也藏著對自由的嚮往，成為無數人心中最動人的精神慰藉。彼時的詩，既有對宏大時代的書寫，也有對平凡生活的描摹；既有對理想的堅守，也有對現實的反思，始終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與強大的感染力。

新世紀初，余秀華的出現，再次讓詩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也再次證明了詩最本真的力量在於真實與勇敢。她以一個農村婦女的視角，以一種近乎野蠻的真誠與坦蕩，寫下了“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這樣振聾發聵的詩句，撕開了被世俗規訓、被禮教束縛的情感假面，打破了人們對詩“唯美、高雅”的固有認知。她的詩，帶著泥土的芬芳與苦難的印記，帶著對命運的抗爭與對愛情的渴望，直白卻不低俗，熱烈卻不矯情，

讓人們看到了詩最本真的力量——真實、勇敢、有溫度。在《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中，她寫道“其實，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無非是／兩具肉體碰撞的力，無非是這力催開的花朵／無非是這花朵虛擬出的春天讓我們誤以為生命被重新打開”，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複雜的意象，卻用最直白的文字，表達了對愛情最純粹的渴望與對命運最頑強的抗爭。除了余秀華，彼時的詩壇還有許多堅守初心的詩人，他們依然用筆書寫現實、反思時代、表達心聲，讓詩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那些年代的詩，無論風格如何、題材各異，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質：有鋒芒、有溫度、有力量，既是詩人個人心聲的真摯表達，也是時代脈搏的生動記錄，更是人類精神世界的吶喊與回響。

而當下，我們翻開市面上的詩集、刷到社交平台上的詩號，所見之作大多難逃三類窠臼，早已褪去了昔日的鋒芒與重量，變得空洞、膚淺、毫無生命力。曾經刺向現實的匕首，如今變成了精緻無用的裝飾畫；曾經點燃激情的火種，如今變成了供人打卡的網紅背景板；曾經承載精神追求的載體，如今變成了無邏輯、無思想、無獨立思考的“三無產品”。這種轉變，不是偶然的，而是長期以來市場化、娛樂化、去政治化的必然結果，是詩人們思想貧瘠、勇氣缺失、堅守失守的直接體現，更是整個時代精神缺鈣、思想萎縮的生動縮影。我們不得不承認，當下的詩壇，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而這場危機，不僅關乎詩本身的命運，更關乎一個時代的精神走向。

其一，是華麗辭藻堆砌的“意象垃圾”。打開許多所謂的“詩集”，映入眼簾的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意象：櫻花、晚風、月亮、破碎的心臟、孤獨的背影、無聲的眼淚……這些意象本身並無過錯，也曾在無數經典詩中綻放光彩，北島筆下的“月亮”藏著迷茫與希望，海子筆下的“麥子”藏著熱愛與堅守，余秀華筆下的“泥土”藏著苦難與抗爭。但當下的許多詩人，卻將這些意象當作“萬能模板”，不加思考、不加篩選地

反覆濫用、無限複製，既沒有融入自己的個人經驗，也沒有承載真實的情感與思想，只是單純地追求文字的“唯美”與“精緻”，試圖用華麗的辭藻掩蓋思想的貧瘠與情感的空洞。他們筆下的櫻花，沒有地域的差異，沒有季節的質感，更沒有詩人的情感寄托，只是一個空洞的符號；他們筆下的“悲傷”，沒有具體的緣由，沒有細膩的描摹，只是用“破碎”“荒蕪”“孤寂”等辭藻強行堆砌，看似深情款款，實則空洞無物，沒有思考的痕跡，沒有情感的重量，讀罷只剩虛無的矯情，如同沒有靈魂的標本，無法讓人產生任何共鳴。

更令人無奈的是，這類詩往往被包裝得十分精緻，封面設計精美、排版講究，甚至配上了華麗的插畫和矯情的序跋，試圖用外在的精緻掩蓋內在的空洞。許多詩人沉迷於這種“辭藻遊戲”，誤以為堆砌的辭藻越多、意象越華麗，詩就越高級，卻忘了詩的本質是“言志”“抒情”，是用最樸素的文字表達最真摯的情感、最深刻的思考，而非用華麗的辭藻進行無意義的堆砌。就像當下許多所謂的“詩人”，寫下“晚風吻過櫻花的淚，破碎的月光淋濕了孤獨的背”這樣的句子，看似文藝唯美，實則毫無邏輯、毫無思想，沒有任何個人經驗的錨點，也沒有任何情感的支撐，只是一套可以無限複製的模板，換個意象、換個句式，就能生成另一首。這種詩，不僅浪費了紙張，更是對詩藝術的褻瀆，讓詩淪為了一種精緻的文字遊戲。

其二，是迎合流量的“情緒快餐”。在短視頻當道、碎片化閱讀盛行的時代，流量成為許多人追求的終極目標，詩也未能幸免，逐漸被流量綁架、被娛樂異化。不少詩人放棄了對詩藝術的堅守，放棄了對思想深度的追求，轉而將焦慮、emo、治癒感當作流量密碼，專門創作適合碎片化閱讀、能快速引發情緒共鳴的“短平快”作品。他們用短句分行的形式偽裝深刻，用碎片化的情緒替代理性思考，句子看似有哲理、有溫度，實則經不起推敲，缺乏邏輯關聯，更沒有思想深度，只為了讓讀者在一秒鐘內產生共情，從而獲得點讚、評論、轉

發，博取更多的流量與關注。

這類作品，本質上與短視頻裡的雞湯文案別無二致，只求一秒共情、快速傳播，無法承載更厚重的情感與思想，讀完即忘，毫無餘味。比如，有些詩人寫下“風停了，情緒也停了”“孤獨是一場無人問津的盛宴”“後來，風沒了，月沒了，我們也沒了”這類句子，看似文藝、傷感，實則空洞無物，沒有具體的情感指向，也沒有深刻的思考，只是單純地販賣焦慮、消費孤獨，迎合當下年輕人的情緒需求。更有甚者，為了博取流量，故意寫一些獵奇、低俗、三觀不正的句子，歪曲詩的本質，打破詩的底線，讓詩淪為流量的附屬品，失去了應有的尊嚴與價值。比如，有些所謂的“網紅詩人”，憑借一句毫無營養的短句分行，獲得了百萬粉絲，成為所謂的“詩頂流”，而他們的作品，除了販賣情緒，毫無任何思想與藝術價值，卻被無數人追捧、模仿，這種現象，不僅扭曲了詩的審美，更加劇了詩壇的亂象。

其三，是回避現實的“駝鳥詩”。當下的社會，既有發展進步的喜悅，也有轉型期的陣痛；既有光明溫暖的一面，也有不公與苦難的角落。而詩，作為時代的良心，作為人類精神世界的吶喊，本應直面這些現實，記錄這些苦難，表達對弱者的共情，對不公的質疑，對時代的反思，用文字的力量喚醒良知、凝聚力量、推動進步。但遺憾的是，不少詩人卻選擇逃避現實，像駝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子裡，對社會不公、底層苦難、時代陣痛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躲在私人化的小情小愛裡自怨自艾，將“向內探索”當作逃避公共責任的擋箭牌，將“個人表達”當作脫離現實的借口。

他們不願觸碰真實的生活褶皺，不願直面尖銳的時代議題，只在自我的小圈子裡顧影自憐，寫一些無病呻吟的小情緒、小感悟，將個人的瑣碎情緒無限放大，卻對身邊人的苦難、社會的發展漠不關心。他們標榜“個人表達”“藝術自由”，卻忘了詩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個人消遣，而是與時代、與人民緊密相連的；他們追求“純粹的藝術”，卻忘了脫離現實的藝術，終究是空中樓閣，無

法擁有長久的生命力。就像精緻利己者用“個人選擇”掩蓋對公共責任的逃避，當下許多詩人，也在用“藝術探索”“個人表達”的幌子，掩蓋自身思想的貧瘠與勇氣的缺失。他們的詩，不再是刺向現實的匕首，而是掛在咖啡館牆上的裝飾畫，精緻卻無用；不再是點燃激情的火種，而是供人打卡的網紅背景板，膚淺卻討喜；不再是時代的良心，而是自我麻醉的工具，空洞卻安逸。

二、歷史的背叛：詩本該是時代的良心

縱觀中外詩史，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真理：詩來都不是孤立的藝術，它從來都不只是詩人個人情感的宣洩，更是時代的神經，是社會的良心，是人類精神世界的吶喊與回響。偉大的詩，始終與時代的陣痛、人民的苦難緊密綁定，始終扎根於現實的土壤，始終堅守著良知與擔當，從未脫離過生活、脫離過人民、脫離過時代。詩的價值，不在於辭藻的華麗，不在於意象的精巧，而在於思想的深度、情感的溫度、批判的鋒芒，在於它能否記錄時代、反思時代、引領時代，在於它能否觸動人心、喚醒良知、凝聚力量。背叛了現實、背叛了人民、背叛了時代的詩，終究會被時代拋棄，被人民遺忘。

在中國，詩的現實主義傳統源遠流長，從《詩經》開始，詩就承擔起了記錄現實、反映民生、批判不公的使命，成為底層百姓表達訴求、宣洩情感的載體，成為時代變遷的生動記錄。《詩經·碩鼠》中“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的吶喊，是底層百姓對剝削者的憤怒控訴，是對公平正義的渴望與追求，字字飽含著苦難與無奈，句句充滿著批判與反抗；《詩經·伐檀》中“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的質問，直指不勞而獲的權貴，充滿了樸素的批判精神，道盡了底層百姓的不滿與憤懣。這些詩句，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複雜的意象，卻以最直白的文字、最真摯的情感，記錄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承載了底層百姓的苦難與訴求，成為流傳千古的經典，穿越千年依

然能觸動人心。

到了唐代，詩的現實主義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承與發展，杜甫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被後人尊為“詩聖”，他的詩，被後人稱為“詩史”，因為他用文字忠實記錄了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動蕩、民生疾苦，用詩表達了對底層百姓的深切悲憫，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用一生堅守著詩的良知與擔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句詩，道盡了當時社會的貧富懸殊、善惡顛倒，一邊是權貴人家的花天酒地、奢靡浪費，一邊是底層百姓的飢寒交迫、流離失所，字字泣血，振聾發聵，成為批判現實的千古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一句詩，藏著他對天下百姓的大愛與擔當，藏著他對公平正義的執著追求，哪怕自己身處困境、顛沛流離，依然心繫天下百姓，依然堅守著詩的初心與使命。杜甫的詩，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核心在於他扎根現實、堅守良知，敢於直面苦難、敢於批判不公，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用文字的力量傳遞溫暖、喚醒良知。

除了杜甫，唐代還有許多堅守現實主義傳統的詩人，白居易便是其中之一。他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文學主張，明確強調詩要為時代而寫、為現實而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會不公，要具有現實意義與教育意義。他的《賣炭翁》，以一個賣炭老人的悲慘遭遇，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剝削與壓迫，表達了對底層百姓的深切同情，“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用細膩的筆觸，勾勒出賣炭老人的艱辛與無奈，批判了封建權貴的貪婪與殘暴，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這些偉大的詩人，用自己的筆，堅守著詩的現實主義傳統，書寫著時代的心聲，傳遞著人間的溫暖，讓詩成為時代的良心、人民的喉舌。

不止是中國，西方詩史上，偉大的詩

同樣與時代、與苦難緊密相連，同樣堅守著批判的鋒芒與良知的擔當。拜倫作為英國浪漫主義詩的代表人物，始終堅守著對自由、對正義的追求，始終敢於批判封建專制、批判不公與罪惡，他的詩句“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尖銳地批判了那些借“自由”之名行罪惡之實的統治者，喚醒了人們對真正自由的嚮往，成為批判現實的經典名句；金斯堡的《嚎叫》，以狂放不羈的文字、激烈澎湃的情感，批判了現代工業文明對人性的壓抑、對精神的摧殘，表達了對自由、對個性解放的執著追求，成為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旗幟，也成為西方詩史上批判現實的經典之作。這些作品，之所以能跨越時空、流傳千古，成為人類詩史上的瑰寶，核心在於它們從未脫離現實的土壤，從未放棄對良知的堅守，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與人民休戚與共，始終保持著批判的鋒芒與強大的生命力。

而當下的許多詩人，卻背叛了詩的這一優良傳統，將詩變成了一種“安全的藝術”，一種逃避現實、自我麻醉的工具。他們不敢觸碰敏感議題，不敢質疑權力結構，將“政治正確”當作創作的枷鎖，將“討好市場”當作生存的法則，寧願在溫室裡堆砌辭藻、無病呻吟，也不願走進風雨中傾聽真實的聲音，不願直面時代的褶皺與苦難的印記。他們害怕因真實的表達付出代價，害怕因尖銳的批判被貼上“不合時宜”的標籤，於是選擇自我審查、自我閹割，主動褪去詩的鋒芒，磨平自己的棱角，淪為世俗的妥協者與時代的旁觀者。

他們用“純詩”“非功利”的幌子，刻意將自己與現實隔離開來，營造出一種“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的虛假安逸。彷彿只要不談社會、不涉苦難，只要專注於所謂的“語言探索”“意象營造”，就能保持藝術的純粹與高雅。卻忘了一個最樸素的道理：沒有現實的土壤，再華麗的辭藻也只是空中樓閣；脫離了人民的苦難，再優美的韻律也只是無病呻吟；失去了批判的鋒芒，再精巧的意象也只是空洞的符號。這樣的“純詩”，終究只是沒有生命力

的塑料花，好看卻空洞，精緻卻無用，無法承載詩應有的重量，也無法觸動人心深處最柔軟的地方。

更令人惋惜的是，他們將“個人化寫作”推向了極端，把私人的瑣碎情緒、無病呻吟的感慨無限放大，卻對身邊人的苦難、社會的不公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這種寫作，不再是自我靈魂的審視與反思，而是一種精緻的自戀；不再是對生命的敬畏與熱愛，而是對時代的背叛與逃避。他們標榜“個人表達”“藝術自由”，卻忘了詩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個人消遣，從來都不是閉門造車的自娛自樂，而是與時代同頻共振、與人民休戚與共的精神載體；他們追求“純粹的藝術”，卻忘了藝術的本質是源於生活、高於生活，脫離現實的藝術，終究會被時代拋棄，被人民遺忘。

就像社會的集體沉默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長期規訓與妥協的結果；我們詩的“三無”困境，也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幾十年市場化、娛樂化、去政治化的必然產物。當詩人們不再敢說真話、不再願意思考、不再有獨立的立場，當詩不再關注現實、不再批判不公、不再傳遞溫暖，詩自然就成了沒有靈魂的空殼，成了“無邏輯、無思想、無獨立思考”的“三無產品”。這種背叛，不僅是對詩優良傳統的背叛，更是對詩人自身良知與擔當的背叛，是對無數熱愛詩之人的辜負。

三、誰殺死了我們的詩？

面對當下詩的“三無”困境，面對詩精神的失落與沉淪，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所有責任都推給詩人們，不能一味地苛責他們缺乏思想、沒有勇氣、堅守失守。事實上，這個“殺死”詩的凶手，從來都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我們每一個人，是市場化、娛樂化、規訓化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結果。詩的沉淪，從來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現象，而是整個時代精神缺鈣、思想萎縮、勇氣缺失的生動縮影。要找回那個滿懷激情的詩，要拯救詩的沉淪，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認清殺死詩的真正凶手，直面我們自身與時代的病灶。

第一個凶手，是市場的綁架與異化。

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商業化浪潮席捲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文化領域也未能幸免，詩作為一種小眾藝術，同樣被捲入了市場化的漩渦，被流量與利益綁架，逐漸失去了應有的獨立性與純粹性。出版業作為詩傳播的重要載體，如今大多將盈利作為首要目標，把詩當成一門小眾生意，只願意出版那些安全、討喜、能賣錢的作品——那些堆砌辭藻的“意象垃圾”、迎合流量的“情緒快餐”，因為受眾廣、傳播快、利潤高，往往能獲得出版機構的青睞；而那些有思想、有鋒芒、有溫度，敢於直面現實、批判不公的作品，因為不夠“安全”、不夠“討喜”，難以獲得市場的認可，難以被出版、被傳播，甚至被排擠、被埋沒。

與此同時，讀者也被短視頻和碎片化閱讀徹底馴化，失去了閱讀長詩、深詩的耐心與能力，失去了對詩思想深度、藝術價值的追求，只喜歡那些一眼就能看懂、一秒就能共情的“短平快”作品。他們不再願意花費時間去品讀一首有深度、有內涵的詩，不再願意去思考詩背後的思想與情感，不再願意去感受詩傳遞的力量與溫度，只追求一時的情緒宣洩、一時的心靈慰藉。這種閱讀習慣的改變，進一步加劇了詩的市場化與娛樂化，倒逼更多的詩人放棄對思想深度、藝術價值的追求，轉而迎合市場、迎合流量，創作那些“短平快”的“情緒快餐”，最終陷入“流量至上”的惡性循環，讓詩徹底淪為流量的附屬品，失去了應有的尊嚴與價值。

更令人無奈的是，市場化的浪潮不僅綁架了詩的創作與傳播，更扭曲了詩人們的創作心態。許多詩人不再將詩當作精神的追求、靈魂的寄托，不再將寫詩當作表達心聲、反思時代、傳遞溫暖的方式，而是將寫詩當作博取流量、獲取利益、追求名利的工具。他們沉迷於流量的狂歡，執著於粉絲的數量、點讚的多少、評論的好壞，為了博取流量，不惜歪曲詩的本質、打破詩的底線，不惜販賣焦慮、消費孤獨、獵奇低俗，不惜放棄自己的思想與立場，迎合市場的低俗需求。這種創作心態的扭曲，是詩沉

淪的重要原因，也是詩人們自身的悲哀。

第二個凶手，是教育的異化與缺失。詩的傳承與發展，離不開教育的滋養與培育，而當下我們的教育，無論是中小學的語文教育，還是大學的文學院系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異化了詩的本質，扼殺了詩的生命力，成為殺死詩的重要推手。中小學的語文教育，將詩變成了應試的工具，變成了得分的籌碼，徹底背離了詩教育的本質與初衷。在應試教育的大背景下，詩被拆解成一個個孤立的知識點、一個個需要背誦的句子、一個個需要默寫的詞語，老師講解詩，只注重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修辭手法，只注重教會學生如何答題、如何得分，卻從來沒有引導學生去感受詩的美、去體會詩的情感、去思考詩的思想，從來沒有教會學生如何用詩表達自己的心聲、如何用詩感受生活的溫度。

這種應試化的詩教育，用標準答案扼殺了學生的想象力與感受力，用機械的背誦磨滅了學生對詩的熱愛與興趣，讓詩變成了枯燥、乏味、令人厭惡的“負擔”，而不是溫暖、動人、充滿力量的精神滋養。許多學生從小就背誦大量的經典詩，卻從來沒有真正讀懂過一首詩，從來沒有真正感受過詩的魅力，從來沒有培養起對詩的審美能力與閱讀興趣。這種教育的缺失，導致許多人長大後，依然對詩缺乏了解、缺乏熱愛，依然沒有閱讀詩的習慣，依然無法分辨詩的好壞，只能被那些低俗、空洞、毫無價值的「偽詩」誤導，進一步加劇了詩壇的亂象。

而大學的文學院系，則將詩研究變成了脫離現實的學術遊戲，變成了少數人的“文字狂歡”。許多學者沉迷於晦澀的理論術語，沉迷於抽象的學術框架，將簡單的詩問題複雜化、深奧化，用普通人無法理解的學術語言，將普通讀者擋在了詩的門外，也將詩與現實徹底隔離開來。他們的研究，不關注當下詩壇的亂象，不反思詩精神的失落，不關注詩與時代、與人民的關係，只注重學術的“嚴謹性”與“專業性”，只追求論文的發表、職稱的晉升，讓詩研究失去了應有的現實意義與價值，無法為詩的

創作與發展提供有效的指導與支撐。這種異化的教育，不僅無法培育出優秀的詩人與讀者，反而加劇了詩的沉淪與衰退。

第三個凶手，是規訓的枷鎖與表達的困境。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表達真實的聲音、書寫尖銳的批判，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這也成為許多詩人不敢思考、不敢表達、不敢批判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批判性的寫作被視為“不合時宜”，真實的表達被視為“小題大做”，詩人們為了生存，為了不被排擠、不被埋沒，不得不自我審查、自我閹割，主動褪去詩的鋒芒，磨平自己的棱角，回避敏感議題，回避現實矛盾，躲在私人化的小圈子裡自怨自艾，創作那些“安全”“無害”的作品。

這種規訓，不僅來自外部的壓力，更來自詩人自身的妥協與怯懦。許多詩人害怕因真實的表達失去出版的機會、失去傳播的渠道，害怕因尖銳的批判被貼上“異類”“叛逆”的標籤，害怕影響自己的名利與前途，於是選擇放棄自己的思想與立場，選擇迎合世俗、迎合規訓，成為時代的旁觀者與妥協者。他們不再敢說真話、不再願意思考、不再有獨立的立場，不再敢觸碰社會的痛點、時代的難點、人民的難點，只能用空洞的辭藻、瑣碎的情緒，掩蓋自己思想的貧瘠與勇氣的缺失，最終讓詩淪為沒有靈魂的空殼。

更令人痛心的是，這種規訓已經形成了一種無形的枷鎖，滲透到了每一個詩人的內心深處，形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的自我壓抑。許多詩人甚至不再意識到自己的妥協與怯懦，不再意識到自己的作品缺乏思想與鋒芒，反而將這種“安全”“無害”的創作，當作一種“成熟”“理性”的表現，當作一種“藝術探索”的方向。這種自我壓抑與自我麻醉，不僅是詩人自身的悲哀，更是詩的悲哀，是整個時代的悲哀。當獨立思考被視為“異類”，當批判精神被視為“負能量”，當真實表達被視為“不合時宜”，詩自然就失去了應有的鋒芒與溫度，自然就淪為了“無邏輯、無思想、無獨立思考”的“三無產品”。

四、我們還能找回那個滿懷激情的詩嗎？

面對當下詩的“三無”困境，面對詩精神的失落與沉淪，面對殺死詩的三大凶手，許多人發出了絕望的感嘆：“詩已經死了”“我們再也找不回那個滿懷激情的詩了”。但我始終堅信，答案是肯定的——詩從來都沒有死，它只是暫時被塵埃掩蓋了光芒，只是暫時陷入了沉淪與困境；那個曾經點燃無數人胸膛、刺破時代迷霧、承載著一代人精神追求的詩，那個曾經與時代同頻共振、與人民休戚與共、傳遞著溫暖與力量的詩，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我們。我們依然能找回它，依然能讓它重新綻放光芒，依然能讓它重新成為時代的良心、人民的喉舌、精神的旗幟。但這一切，都需要勇氣，需要行動，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覺醒與堅守，需要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與文化革新。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上期筆記談到“AI 終究只是工具”，然隨著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迭——甚至開始出現關於其是否具備“意識”（consciousness）的討論——我們不妨從這個核心命題延伸出更多對話。去年，編者曾於《新大陸詩刊》（2025年8月第209期）發表過一首“非常詩”〈週末和AI抬槓〉，記錄下一段人機交鋒：第一段與她胡扯，她卻一本正經、旁徵博引；第二段再刻意誘導，她敏銳察覺“不妙”，開始閃爍其詞；第三段更反客為主，調侃起“詩歌人”來……

這過程顯示，AI 彷彿有了一點類似人類的意識功能，但現階段更像是一面折射自我的鏡子，只是擁有遠超於“我”的知識庫，所以目前投桃報桃，不會是李，也不會變成瓊瑤！若粗糙地輸入“詩歌”概念，她斷不可能產出真正的“詩”，唯有精準正確的提問，方能激盪出相應的智慧。

當下不少網民及詩人因語言匱乏、邏輯混亂，反倒讓 AI 有胡言亂語的可乘之機。這正呼應了輝達創辦人黃仁勳（Jensen Huang）的觀點：AI 之所以不聽話，多半是因為下指令（command）者本身就缺乏邏輯、胡說八道。時代瞬息萬變，不論喜歡與否，我們都必須面對這股 AI 浪潮。倘若詩人不先精進語言、反省創作，終有一天，會被 AI 玩弄於鍵盤之間。

秉承本刊一貫原則，除原著引用、書籍刊物、團體機構名稱外，來稿“詩歌”一詞一律更正為“詩”，不願刪改者，請先說明。

我們歡迎詩人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詩選，請先來信編輯部洽商。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1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售完 | \$5.00 |
| 2 溫柔 | 詩集 | 心水 | 已出版 | \$5.00 |
|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瀑 | 已出版 | \$5.00 |
| 4 氣候窗 | 詩集 | 達文 | 已出版 | \$5.00 |
| 5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瀑 | 已出版 | \$5.00 |
| 6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售完 | \$5.00 |
|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白馬無韁 | 詩集 | 果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等 | 已出版 | \$8.00 |
|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貝 | 售完 | \$15.00 |
|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售完 | \$6.00 |
| 13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水 | 售完 | \$10.00 |
| 14 本命年 | 詩集 | 遠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售完 | \$5.00 |
| 16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售完 | \$5.00 |
| 17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售完 | \$8.00 |
|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揮 | 售完 | \$6.00 |
| 20 我的飛天 | 詩集 | 王露秋 | 售完 | \$6.00 |
|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 詩集 | 吳懷楚 | 售完 | \$8.00 |
| 22 聽雁扣舷集 | 詩集 | 周正光 | 售完 | \$8.00 |
| 23 女兒入籍 | 文集 | 遠方 | 已出版 | \$12.00 |
| 24 天上人間 | 文集 | 郭揮 | 售完 | \$8.00 |
| 25 死與美 | 詩集 | 秀陶 | 售完 | \$25.00 |
| 26 天梯 | 詩集 | 陳銘華 | 售完 | \$8.00 |
| 27 三釘記 | 詩文集 | 千瀑 | 已出版 | \$8.00 |
| 28 水字 | 詩集 | 張耳 | 已出版 | \$8.00 |
| 29 九月的歌 | 詩集 | 遠方 | 已出版 | \$10.00 |
| 30 我的複製品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1 悠悠流水 | 詩集 | 揚子 | 售完 | \$8.00 |
|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 詩集 | 遠方 | 已出版 | \$8.00 |
|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 文集 | 遠方 | 已出版 | \$13.00 |
| 34 防腐劑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5 分身術 | 詩集 | 明迪 | 已出版 | \$10.00 |
| 36 雲雨情（中文版） | 小說 | 逸韻 | 已出版 | \$14.95 |
| 37 寄居蟹 | 詩集 | 遠方 | 已出版 | \$12.00 |
| 38 明日又天涯 | 小說 | 吳懷楚 | 已出版 | \$20.00 |
|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 英文詩集 | 非馬 | 已出版 | \$10.50 |
| 40 散文詩五論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10.00 |
|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 詩集 | 陳聯松 | 已出版 | \$10.00 |
|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 詩集 | 陳聯松 | 已出版 | \$10.00 |
|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 詩集 | 陳聯松 | 已出版 | \$10.00 |
| 44 重返地球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10.00 |
| 45 一個人在雨中（簡體） | 小說 | 逸韻 | 已出版 | \$10.00 |
| 46 一個人在雨中（繁體） | 小說 | 逸韻 | 已出版 | \$10.00 |
| 47 二葉集 | 詩集 | 遠方、田源 | 已出版 | \$24.99 |
| 48 男媽媽 | 話劇 | 逸雲 | 已出版 | \$9.95 |
| 49 天河 | 詩集 | 妙琴 | 已出版 | \$20.00 |
| 50 三道彩虹 | 詩集 | 王克難 | 已出版 | \$15.00 |
| 51 北加鵝媽媽 | 詩集 | 王克難 | 已出版 | \$15.00 |
| 52 心聲 | 詩集 | 王克難 | 已出版 | \$15.00 |
| 53 荒誕集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18.00 |
| 54 鵝媽媽小徑 | 詩集 | 王克難 | 已出版 | \$15.00 |
| 55 鵝媽媽老人成語百句 | 詩集 | 王克難 | 已出版 | \$15.00 |
| 57 半打綠：鵝媽媽故事集 1 | 文集 | 王克難 | 已出版 | \$15.00 |
| 35、59、60、61 在路上 1,2,3,4 | 遊記 | 王克難 | 每冊 | \$18.00 |
| 56、62-71 鵝媽媽歌舞集 1-10 | 歌曲 | 王克難 | 每冊 | \$18.00 |
| 72-73 鵝媽媽詩集 1-2 | 歌曲 | 王克難 | 每冊 | \$20.00 |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4.00，國外\$6.50。寄：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聯副》與《台灣詩學季刊雜誌社》於2026年5月3號在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五四詩會”，活動除弘揚五四精神外，也特別為生於1928年、臺灣最接近“五四”的詩人向明健康祈福祝禱。

●北京“百年丁香詩會”於4月間在西城區登場，以“丁香為信、青春如詩”為主題，邀請舒婷、何向陽等詩人及海外漢學家共襄盛舉。本屆更首創“丁香寫詩屋”，打造沉浸式空間，讓詩創作走進全民生活。

●當巴黎的風吹進新北的五月天，“台灣新北詩歌節”連續三個月舉辦的詩主軸活動有：五月 | 寫詩給母親 / 法國音樂與詩歌、六月 | 詩人與時間、七月 | 寫給自己的一首詩。

●2026 國際青春詩會（中國—阿拉伯國家專場）跨越廣州、北京兩地舉辦，來自13個阿拉伯國家的詩人參與，活動於5月8日始，持續至5月17日在北京圓滿結束。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